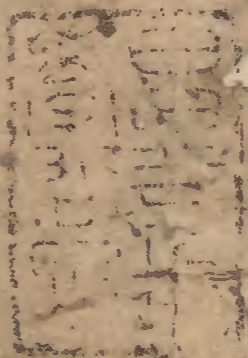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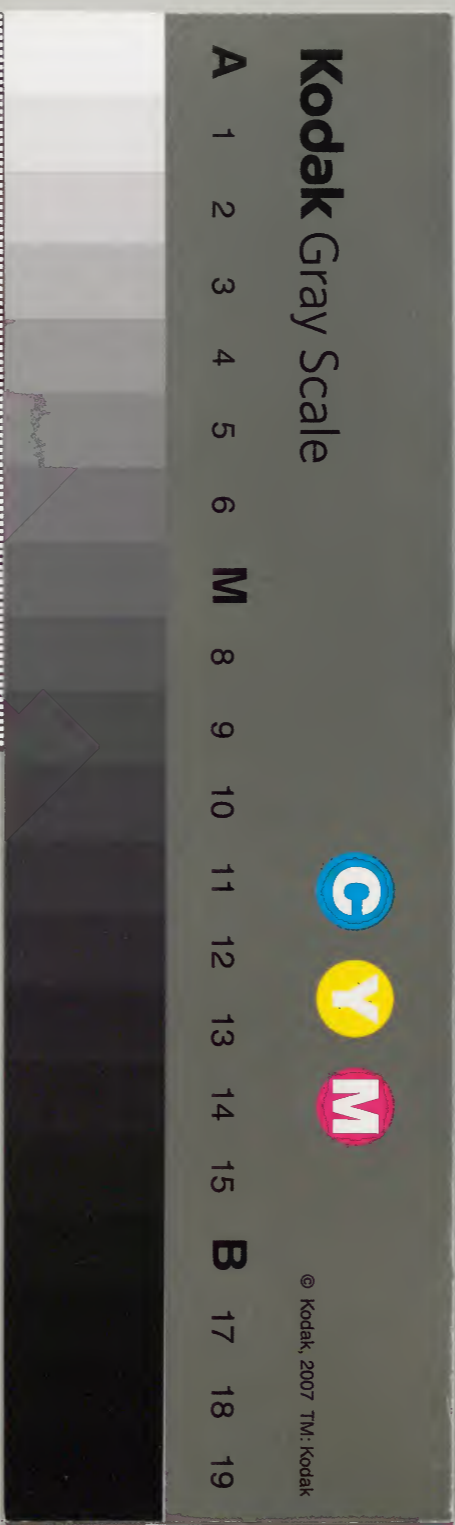


嘉靖板通鑑綱目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966	
冊數	57 (11)		
函號	283	33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通鑑綱目卷之七

漢書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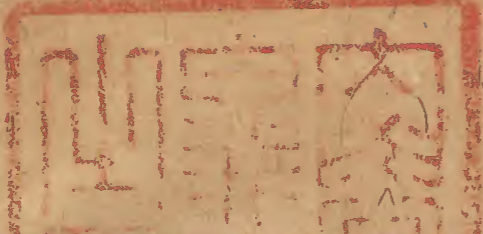
起辛丑漢成帝鴻嘉元年凡二十二年

嘉元年春正月以薛宣為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缺谷永言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橫御史大夫任重職大非庸才所能堪少府宣達於從政舉措時當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惟陛下留神考察上從之

二月更以新豐戲鄉為昌陵縣奉初陵

又戲注見秦實一統志云新豐漢之縣名屬京兆尹後世元年為新豐天寶初折置會昌縣於溫泉宮後改曰昭應省新豐入焉宋大中祥符間始改曰臨潼以水為名



金元仍舊以豫陽縣省入
安府昌陵注見綴和二年初陵注見建始二年
帝始為

徵行
上始為徵行從期門即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
市里却野遠至旁縣關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
平侯者侍中張放也
寵幸無比故假稱之
集覽
期門掌執兵送從武
帝始更無負多至十人有僕射秩比二千石平
帝時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秩比二千石
貨實
富平縣名注見

光武建
武五年
書法
治者何終身之辭也以為不可勝書書其始而
武帝建元三年是年桓帝元嘉元年
而書始者二武帝成帝皆其甚者也

三月丞相禹罷夏四月以薛宣為丞相
禹以老病罷朝朔望位特進賞賜甚厚宣
為相官屬繼其煩碎無大體不解賢也
集覽
位特進
為何

公光武以特進引見之稱無官定體
朝請是特進引見之稱無官定體
公光武以特進引見之稱無官定體

匈奴復掠累若鞮單于死弟搜詣若鞮單于立
匈奴復掠累若鞮單于死弟搜詣若鞮單于立

二年春三月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
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登堂而雉又集太常宗
正丞相御史車騎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王音言曰天
次之氣以類相應謹告人君其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朝
雷聲故經我高宗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以
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歷階登堂歷三公
之府與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
深切雖人道用戒何以過是後帝使詔音曰聞捕得雉
毛羽類雀折頸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音復對曰陛下安
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調之計述亂聖聽如此陸
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海
內傳之其於京師皇天數見災異殺人變更尚不能感
動陛下臣子何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

寅
寅
寅

寅
寅
寅

寅
寅
寅

寅
寅
寅

寅
寅
寅

不然老母安得壽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於賢智完已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尚可立矣變尚

集覽

博士行大射禮天子為備大射尤重天子射畢徹虎侯次諸侯射禮唯大夫射各張其侯奏其樂

射畢徹虎侯次諸侯射禮唯大夫射各張其侯奏其樂詳見禮記射義經載高宗雖雉之異經謂尚書也高宗

形日越有雉蔡氏傳曰形祭明日又祭之名雉也高宗

一統志云承明殿在西安府城西一

十四里未央宮內鴻嘉初有雉集於此

書法

飛者何自外來也非拘執者矣綱目明徵故特

夏徙鄧國蒙禁于昌陵

初元帝儉約渭陵不復徙民起邑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為初陵徙民起邑上從其言起昌陵邑

集覽

初陵成帝以渭城

注見建始元年

五月隕石于杜郵三

注見周服

三年夏大旱○王氏五侯有罪詣闕謝赦不誅

王氏五侯爭以奢後相尚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城引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上幸商第見而街之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新臺象虎殿於是怒使尚書責問司隸京兆知商等奢僭不執后上大怒使尚書責問司隸京兆知商等奢僭不執縱不舉奏又賜音策書曰外家向耳樂禍敗而欲自削相裁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今將軍薄昭故事音藉稟請罪固立根皆負斧

集覽

第

也孟康曰宅有甲乙次第故謂之第而陽侯王振也新臺注見武帝太初元年將一施之言今欲施行一海籍

彙籍慈夜反薦也薦藉芻藁以示自賤也負斧質負背荷也斧質注見秦二世三年鈇質

卯癸

書法

燕王旦嘗書赦弗治矣昭帝始元元年以局為也終綱目書弗誅二五年侯王長年宋太升即皆大慈也與書弗治見上不治成帝永始四年集主立

發明

成帝自繼政以來嘗策免大司馬許嘉矣為欲王鳳也嘗殺京兆尹王章矣為論大將軍罪戾也是三人者考之綱目皆無罪可書今五侯逾越制度至穿城引水借明光宮象白虎殿其借逼乘輿如此罪狀顯明成帝又得於親目乃悉從而赦之果何意哉夫無罪見戮有罪不誅能堯舜不能化天下况後世乎嗚呼觀將軍薄昭有罪自殺之文則知文帝之所以興觀五侯有罪救不誅之文則知成帝之所然則漢之亡也誅王氏能亡之實成帝自亡之也

冬十一月廢皇后許氏

初許皇后與班婕妤行皆有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

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以之乎上善其言而止

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後上繼行過陽

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言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妾

注尤醜粹左右見之皆噴噴嗟賞有宣帝時披香博士

倅方成在帝後出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捷

行貴顯後宮於是許皇后班婕妤死有命富貴在

廢廢昭臺宮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修正尚末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冠紳有知不受不

臣之怨如其無知怨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

之使行恐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覽樊姬楚莊王夫人也王好獵姬數諫不聽乃不食禽

獸肉二年王感之而勤政事見列女傳責實音責齒

作聲被香殿之名倅倅也倅倅也倅倅也倅倅也倅倅也

火漢以火德王故云共養下倅上倅也共居用反養七向

反實實帝地節二年見宣

廣漢鄭躬等作亂

質實一統志云廣漢漢之郡名治維縣東漢為益州刺史治所晉為新都

國宋齊梁為廣漢郡隋併入蜀郡唐置漢州天寶初改德

陽郡乾元初復為漢州宋仍舊元以維縣省入本朝因

通鑑綱目卷之三

漢紀三十五

四

成都府

四年秋河水溢

勳海有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
四萬餘所平陵李尋等奏言議者常欲來索九河故迹
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何欲居之當
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
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
集覽 溢溢水漏滿
易業賑贍令被水災者得所
發實 一統志云勃海郡名
處而安其業又從而調贍之
注見獻帝建安八年
南皮清河郡名注見帝更始二年信都國名注見秦
二世二年平陵縣名注見元延元九年河故迹禹貢九
河謂徒駭太史馬頰覆輔胡蘇簡繆鈞盤禹津是也蔡
九峯以簡索為一河而以其一為河之尾流亦未詳是
否今按新舊志所載有南津枯河自齊河縣經禹城平
原德州德平樂陵東北至海豐入海又有鈞盤枯河自
德州經德平樂陵東北至海豐入海又有鈞盤枯河自
海豐縣南入海又齊陽信縣又有覆繆枯河自慶雲經
海豐縣南入海又齊陽信縣又有覆繆枯河自慶雲經

濟南府古蹟

冬以趙護為廣漢太守討鄭躬等平之

鄭躬等犯歷四縣衆且萬人川郡不能制至是以護
為廣漢太守發郡兵擊之或相捕斬除罪旬月平

王譚卒詔王商位特進領城門兵

平阿侯譚薨上海前發之乃復詔成都侯商以特進領
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說音宜承聖意加
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
質實 成都縣名注見帝更
及之音由是與商親密
始二年杜鄴內黃人

書法

舉吏如將軍則帝之加厚王氏益甚矣然則王氏自
鳳以下卒皆不氏此書氏何譚謂之廢非諸舅比書
氏可也故雖有官不書西
漢卒不書官者一而已

乙 永始元年夏四月封趙臨為城陽侯下諫大夫劉輔獄為

乙 永始元年夏四月封趙臨為城陽侯下諫大夫劉輔獄為

鬼新論考異

提要欲字下作論為鬼

上欲立趙建仔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其難行之太
 后姊子淳于長往來通語歲餘乃許之上天之所與必先賜
 臨為瑞陽侯諫大夫劉輔上言臣聞天之自然之吉驗也昔
 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吉驗也昔
 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厚
 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厚
 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處有德之世
 考卜竊窺之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處有德之世
 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
 下不畏于天不懼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天
 為柱卑人不可以朝廷莫肯一人之言所不傷心必有禍而無福
 市道皆共知朝廷莫肯一人之言所不傷心必有禍而無福
 書奏詔收縛繫掖庭秘獄於是將平慶忌庶幾寬容光祿
 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主垂寬容光祿
 聽不罪任翁之見言然後百僚喝忠不懼後患竊見劉輔
 前以縣令求見言然後百僚喝忠不懼後患竊見劉輔
 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士來未
 知朝廷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士來未

與眾共之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
 廣問褒直盡下之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替天下不
 可戶曉公卿以下見陛下用輔而折傷之暴人有
 懼心精銳銷更莫敢言非所以昭省察上乃徒繫
 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雅辭下留神省察上乃徒繫
 輔共工獄成死集覽魚鳥之流有白魚躍入王舟中王
 一等論為鬼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干王屋流為鳥其
 取以祭王既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干王屋流為鳥其
 色赤其聲魄云竊窺之文詩註毛氏曰竊窺幽閒也王
 肅云善心曰竊善容曰窺暴治理官賞必罰有虞之聽虞
 藝文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有虞之聽虞
 書舜典詢于四嶽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也兵工獄
 文炤釋文共讀曰龔共工少府屬官亦有詔獄論為鬼
 以給宗廟謂之法也取薪於山皆實
 發明宣帝時嘗書課大夫王吉謝病歸君子猶深為
 至是成矣上書封趙臨下書獄劉輔則不見輔以言得
 罪為甚明而成帝戮死諫臣之夫亦不可掩夫成帝

固不足道也詳而書之

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

質實

一統志云新都漢郡後置

新都郡治維縣仍屬焉梁置始康郡西魏郡廢隋改新都曰興樂縣後併入成都唐復置新都縣宋元改屬成都府

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子莽幼孤不及等此其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後孽以與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傳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教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六將軍鳳病莽侍病嘗滌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黃門郎父之成都侯商又請分戶邑封莽當世名士戴崇金涉陳陽亦咸為莽言由是封為新都侯遷驛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較爵位益尊而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工交結將相故在位更推薦之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惡嘗私買侍婢昆弟怪之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

以婢奉博其匿

集覽

謂父謂諸伯叔父也慙惡惡女六情求名如此

元質實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

書法

太后弟等此則曷為不以舅子書書太后弟子

所以病太后也莽之篡太后成之

發明

高帝之約非有功不侯此劉氏世守之家法也然漢之外戚往往無功受封今又及其既屬故持揭太后弟子書之所以發其非

所當封而封且又志篡竊之始也

六月立婕妤趙氏為皇后

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宮皆以黃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官奴多子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為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

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差嘆之

集覽

昭儀外戚傳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顏師古曰昭顯其儀

秋七月詔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

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孝文皇帝嘗美石椁之固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在龍皆小葬具甚微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于防墳四尺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故仲尼孝子而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數年之間項籍燔其宮室營宇牧兒持火照求亡羊失火燒其藏椁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壘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陛下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及徙昌陵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營起邑居期日迫卒以

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濫後之人又何為哉初陵之模宜從公卿大夫之議以復衆廢上感其言初解萬年自諱昌陵三年可成卒不能就群臣多在平地土客士之中淺外不固卒徒萬數然度便房猶在東山與穀同賈故陵因天性據真土焉然脂夜作取土東山與穀同賈故陵因天性據真土焉然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便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朕惟其難但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反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集覽

覽

石椁之固文帝至霸陵謂群臣曰以此山石為椁用

石椁之固文帝至霸陵謂群臣曰以此山石為椁用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是也防在琅邪華縣東南襄十八年諸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注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延陵季子延陵吳地漢攻為毗陵縣晉為毗陵郡今常州是春秋吳王壽夢有子四人勿曰季札壽夢以其賢發立之季札不可於是封於延陵因號延陵季子左傳謂延陵延州來其高可

隱史昭釋文曰隱於斬反見也胡氏管見曰先歸云隱
 也平立而手據之亦高四尺耳弟弟上弟繫去聲弟
 第者友順之弟也藏擄藏家也音才浪反度便房受料
 也顏師古曰便房便側之處非正室也史記石奮傳便
 坐索隱曰別坐處名曰便坐故王者所居
 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處執謂處所地執
 處上聲謂所質實屬一統志云防古邑春秋戰國時皆
 於防即此故址在兖州府曲阜縣東二十里防山之北
 延陵季子延陵古郡名周初屬吳越後屬楚秦為會稽
 郡也漢因之東漢分屬吳郡晉初廢郡置常州後改為毘
 陵郡唐初復為常州元世宗復改晉陵郡五代時屬揚吳及
 南唐宋初仍為常州元世宗復改晉陵郡五代時屬揚吳及
 直隸京師季子吳泰伯十九世孫父壽夢有四子長諸
 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壽夢見札賢欲立之以成曹
 立諸樊復讓札謝曰曹人欲立子咸之義諸樊卒餘祭立欲傳以
 君札雖不才願附於子咸之義諸樊卒餘祭立欲傳以
 次必致國於季札卒不受
 封於延陵故號延陵季子

何六世孫喜為鄴侯

質實 鄴縣名注見高帝六年

書法

宣帝之世嘗書求高祖功臣子孫矣於是詳見

之是故封六世孫喜為鄴侯則書是年封末孫燕為

鄴侯則書章帝建初七年終綱目書錄功臣後者六

八月太皇太后王氏崩。九月黑龍見東萊。質實

一統志云

東萊古萊夷之地春秋為萊子國齊侯遷萊子于郕在國
 之東故名東萊秦屬齊郡漢始析置東萊郡治掖縣東漢
 徙治黃縣晉改東萊郡復治於掖劉宋仍改為郡徙治曲
 城後魏分青州置光州領東萊郡同治於掖隋初罷郡改
 光州為萊州後復為東萊郡唐為萊州天寶初改東萊郡
 乾元初復為萊州宋屬京東路金於州置定海軍元初
 廢軍以州屬益都路後屬般陽路
 本朝陞為萊州府改屬山東道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音卒

是月晦日食

通鑑綱目卷之七

漢紀五十四

七

王氏唯音為修整
數諫正有忠直節

二月星隕如雨是月晦日食考異

提要兩字下有結
釋未至地使尚書問

谷永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上使尚書問永
受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
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
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矣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
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弊臣之上願社稷之
長福也去年九月龍見而日食今年二月星隕而日食
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三代之末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
以隕終者皆由婦人與群惡沈酒於酒秦所以亡者養
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畧陳其
效建始河平之際竒班之貴熏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
上矣今之後起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變聽用其言官
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滂蠶齊於炮烙絕
威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多繫無辜生入
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照以昭其辜王者先必
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

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撥慆輕無義小人以
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相隨烏集吏民之家亂服
共坐沈酒媾媾典門戶本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射空宮
公卿百僚不知陛下下輕奪代財不愛民力去高敞初陵
以財為本財竭則下輕奪代財不愛民力去高敞初陵
本不敢窮極今陛下下輕奪代財不愛民力去高敞初陵
改作昌陵靡散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怨恨饑
饉仍臻上下俱匱無以相救漢興九世繼體之主皆承
天順道尊先祖法度至於陛下獨守道縱欲輕身妄行
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
不負步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
誠肯昭然遠寤專心反道舊愆卑改新德既章則大異
庶幾可銷然天命幾可復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
留神反覆熟省臣言帝性寬好文辭而弱於燕樂皆皇
太后與諸舅所常憂全親難數言故推末等使因天變
切諫而勸上納用之末自知有內應侯意無所依遂每
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上大怒王商密適永令發去
上使侍御史收永救過交道既者勿追御文不及永還
亦解集覽星隕如雨春秋莊七年星隕如雨注如也
星落而且雨其數多皆記異也左傳星隕如雨也

雨與雨借也沈酒周書秦誓沈酒冒色蔡氏傳曰沈酒
 溺於酒也詩沈酒淫液疏云沈酒飲酒過久若沈酒然
 酒然俱醉顏色齊同韓詩曰飲酒閉門不出客曰酒許
 班謂許皇后班徒行之家今之後起谷求本傳注後起
 者謂趙李本從元年賤起也
 注見武帝後元年洪音淨穿地為坑阱以拘繫人也
 仲馬曰言設成陪人如阱耳
 劉伯莊音蒲庚反答擊也
 感反痛也史記炮烙之法注列女傳曰紂以膏塗銅柱
 下加之炭令人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
 之刑鄒誕生云烙一音閣反除白罪反讀曰備謂罪之
 明白者平反而除免之也
 輕標匹妙反韻會注標身輕更也
 嫖嫖押嫖侮也
 弊也記少儀曰國家靡敝注靡散言賦稅亟也
 讀曰冀望也密摘末令發去
 令便發行回京州夫
 置也置馬以傳驛者謂已過此
 有以正誤
 中星隕如雨今按星隕如雨左傳云與雨借也非也

穀梁以如猶而言星隕且雨亦非也
 夜中而雨何足紀乎
 腐者勿追今按當時較戒所使收谷水之侍御
 史如宋已過交道既則勿追非舊有此較也
 注見唐中宗
 景龍二年
 書法記異也
 戊子年武帝太康九年終綱目書星隕五年晉
 熙元年其如雨者
 太康九年不書隕書如雨者一元延元年

三月以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侍中張放以罪左遷此

地都尉

上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蒲舉白談笑大噱時乘
 輿帷坐屏風畫紂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
 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為無過至於惡歸之不知
 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
 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
 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諄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

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謂然歎曰吾久不見班
今日復聞讜言彼等不擇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後上
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間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
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遣富平侯且就國上
曰諾上諸舅聞之以此風丞相御史奏放罪惡請免就國
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後詔歸侍母疾復出為
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道太

集覽

引滿舉白服慶曰
者舉罰之顏師古曰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
不也一說白與大夫飲不盡者以此爵罰之案劉向說
苑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也屏風
障風亦所以隔形者也三禮圖袁從廣八尺畫斧今之
卿士以紂沈酗于酒遂作誥以告箕子比干而去紂大
雅序以流連詩大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大小雅
焉有大雅焉注小雅皆言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
之大體也大雅流連詩大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
公傷之而作是詩流連者即城濮勉勉我王之意

詩人設為文王歎紂之泣涕流連也蓋如賈誼可為太息流涕
之意不謂飲酒之人說者以為

質實

統志云微子紂
遂去之及周武王克商受封於宋以奉湯祀故城在路
州潞城縣東北一十五里又東昌府城東北一十八里
亦有微子城在焉張
放社陵人安世之子

冬十一月策免丞相宣及御史大夫翟方進復以方進為

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

即成太后之崩喪事倉卒吏賦歛以趨辦上以過丞相
御史冊免宣為廢入御史大夫翟方進左遷魏金吾丞
相官缺群臣多舉方進者上亦器其能擢方進為丞相
以孔光為御史大夫方進以經術進其為吏用法刻深
任勢立威峻文深詆中傷甚多有言其挾私詆欺不專
平者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以為非也光領尚書典樞

賜溥于長爵關內侯

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阡問據經法以心阡安
 而對不希指苟合知或不從不敢疆爭以是久而安時
 有阡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
 也阡言輒舉唯忍其人之聞知沐日歸沐兄弟妻子燕
 語終不交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集覽
 何木也光熙不應更吞以他語其不泄如爭讀曰諍
 峻文謂持文法嚴峻深詆謂深詆詆詆詆詆詆詆詆
 以奸奸犯非禮也沐日歸沐注見昭帝始元四年沐
 温室殿在長樂宮正設忠奸忠直今按奸與干通以干
 中一曰省之後堂質實入孔子十世孫霸之子
 傳以奸多譽即尚書質實入孔子十世孫霸之子
 以干百姓之譽之干質實入孔子十世孫霸之子
 免關內侯陳湯為庶人徙燉煌質實宗同光二年瓜沙
 清將軍王商惡陳湯奏湯妄言黑龍冬出徵行數出之
 應廷尉奏湯非阡宜言大不敬詔以湯有功免為庶人
 徙

丁未三年春正月朔日食○冬十月復泰時汾陰五時陳寶祠

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畤其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
 後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帝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
 人尚不欲絕種祠况於國之神寶舊時且其始立皆有
 神祇感應誠未易動上意恨之又以久無繼嗣白太后
 令詔有司復甘泉泰畤分陰后土如故又雍五時陳寶
 祠長安及郡國祠著明者皆復之是時上頗好鬼神方
 術之屬上書言祭祀方術得待詔者甚衆祠祭費用多
 谷求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
 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
 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及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造與
 輕舉黃冶變化之術者皆竊人惑衆披左道懷詐偽以
 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

上以趙后之立長有力焉德之詔以長嘗白罷昌陵下
 公之議封之光祿勳平當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
 之科當坐左遷鉅鹿太守遂下質實鉅鹿郡名注見靈
 詔賜長爵後竟封為定陵侯
 縣名注見帝
 玄更始元年

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
 唯陛下距絕此類母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揚
 氏曰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
 易動之情猶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
 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况餘人乎

集覽 耳泉泰時注見武帝元封五年
 乙於其泉夜常有神光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望拜
 以竹為宮天子居漢中漢舊儀云竹宮去壇三里汾陰
 土注見武帝元鼎四年份陰雁上雍五時注見景帝中
 六年陳寶祠注見建始二年選與輕舉黃洽變化之術
 漢武內傳曰李少君上言臣能飛丹砂成黃金服之白
 日昇天身竦則凌天伏入無間控飛龍而八退徧乘白
 鶴而九陔周又郊祀志注晉灼曰道家言治丹砂令變
 化可鑄為黃金案即此術是也左道類師古曰謂佞道
 不正也記王制曰亂名改作執左道以
 亂政者殺無赦注左道若巫蠱及俗禁

十一月陳留樊並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作亂皆捕斬之考

異 按片例夷狄若非其臣子曰斬曰殺治臣子
 之叛亂者討而殺之曰誅此斬字當作誅

質實 陳留郡名

故南昌尉梅福上書不報

質實 一統志云南昌漢舊縣名

注見秦二世
 世三年
 為豫章郡治所隋改為豫章縣屬洪州大業初復名南昌
 縣後廢唐初復置屬孫州又折置豫章縣尋廢孫州以南
 昌併入豫章後復改曰南昌宋元仍舊國朝
 因之為南昌府治所仍屬焉梅福九江壽春人
 福數因縣道上變事報縣至是復上書曰昔高祖納
 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
 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知其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
 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非天下之威是以舉
 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
 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夫下洽平孝武皇帝好
 忠諫說至言出爵不持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
 布衣各厲志竭精以闕廷虞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
 武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
 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
 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
 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徒蘇令之群
 蹈籍各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
 量大臣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

補

通鑑綱目卷之七

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臣數上書求見輒復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
 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
 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欲致天
 下之士有上書者輒使請尚書問其所言言可採取者
 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
 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
 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
 其儒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綴施之當
 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祿者天下之言又加
 祖所以爲世孽鉤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
 焉夫鳶鷂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間
 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
 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
 有執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取面引廷爭孝元皇
 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由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折直
 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
 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除不急之法下無諱
 之詔博覽兼聽及陳賤則陛下除不急之法下無諱
 可追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

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
 三傳春秋水災亡與此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
 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
 之道全之爲古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
 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城此夫親親之
 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老
 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
 防之亦亡及已上不納
 去聲應也山陽徒山陽注見河平二年徒洪殺首即鐵
 官徒索隋和梅福本傳注求索與已和及隨已者劉原
 父曰漢氏世寶隨和珠玉謂匹夫至欲求索此物此下
 文所謂與上爭衡也案史記李斯傳陛下致昆山之玉
 有隋和之寶正義曰昆山一名斷蛇在隨州隨縣北
 劉向說苑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以藥封之蛇
 乃能去後名其處爲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絕白
 而有光因疑隨珠也和謂和氏璧注見周赧王三十二
 年以九九見王褒傳注應劭曰有人以九九見桓公公
 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况大於九九者乎
 穎師古曰九九九九術若今九章五曹之輩也劉徽九章
 算術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商功五均輸六贏

通鑑綱目卷之七

漢紀三十九

三

不足七方程八句股九仁鳥為鳳也其臣語可謂具臣矣言止是備數為臣而已也
山陵崩弛二今三倍此數也
正誤 索隨和今按和去聲
曰求索與已和及隨已者上文云淮南反不敢和從此則索隨和者事正相反

書法 尉不書書故尉錄賢也自是書尉十有四詳唐四李斯梅福鮑宣賀琛寶融曹操單于南詔上書不與馬書上疏一康澄書獻策一王通

發明 爾時書不報所以見棄言之實也

四年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時三月如河東祠后土○夏大旱○秋七月晦日食○有司奏梁王立罪寢不治

梁王立驕恣犯法相禹奏立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同欲見外故帝王不聽中書之言春秋為親者諱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無事實而發閉門之

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薄致之汗巖宗室以為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招致妖嬖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懷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設失言交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
廷尉更審考清問者不然之效為宗室刑行亂之耻其得治親之道天子集覽 相魚梁之相名禹中書之言詩由是寢而不治
注中書之言謂宮中所書成淫昏之語言之於君醜也韓詩云中書中夜為淫僻之言文公傳曰中書謂舍之交積林木也舊說以為衛宣公卒惠公幼其喪元頑烝於宣姜故衛人刺之吉其閨中之事醜惡不可言猥傳莫結反或音林塗染也王少而父同產梁王年少於姑而年齒不相等倫足以招致妖嬖妖麗妖洽麗豔之足可招致之勿洽上也
正誤 倫今按父同產三字即謂赦之而弗問其事為上

姑也下文又云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長字當屬上句
父同產長四字正與王少二字相對猶言王少姑長也
書法 燕王旦書赦勿治昭帝始元年此其書寢何
有罪也故未有書有司奏者於是特書有
司奏不書赦書寢書寢不治予意之厚也

以何武為京兆尹

武為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嘗
見思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報奏其餘賢不肖
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
生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問墨田羨惡已見二千石

集覽

行部行去聲巡行所部部
縣而有所按察也已為句

質實

何武成都
郫縣人

元延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書法 帝自即位至是二十一年書日食者十乙未已
後三歲連食又自乙巳至今五歲連食而是歲
乃食於三朝帝之世何日青之
數哉外戚女寵之陰過盛故也

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流星東南行四百如兩

書法

前書無雲而雷武帝征和四年非雷也此書無
雲而雷實雷也綱目書雷必冬雷記異也此四

月雷常事爾何以書無雲而雷雷而流星則非常矣

故書元平元年書雷十詳惠帝五年書流星三詳昭帝
元平元年書雷十詳惠帝五年書流星三詳昭帝

晉成午年武帝太康九年帝居其二焉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

上以災變博謀群臣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
地則五微時序百姓壽考祥瑞並降失道妄行逆天暴
物則咎徵著郵妖孽並見饑饉荐臻終不改寤惡洽變
備不復謹告更命有德此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
建始以來二十載間群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
書內則為深宮後庭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賊死
園街巷臣妾之家微舒崔杼之亂外則為諸夏下士陳
勝項梁奮臂之禍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
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
致慎禍起細微茲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

群小媒黷燕飲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朝覲法駕
 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
 象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畿而
 吏不郵與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
 比年郡國傷於水災未麥不收宜損當稅之時而有司
 奏請如賦其繆經義逆於民心市怨趨禍之道也願陛
 下勿許其奏益減奢泰之費流恩廣施振贍困乏救勸
 耕桑毋奪民時以慰綏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度幾可息
 劉向上書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母若丹朱教周公戒成
 王毋若般般王紂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肆廢與政
 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夫秦漢之易世惡昭
 之無後昌邑之不終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
 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天文難以相曉願賜
 清燕之閒指園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時序洪範八度敬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
 來備各以其敘蔡氏傳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
 也郵與尤同過也君行狂則恒兩磨則恒暘豫則恒煖
 急則恒寒蒙則恒風此天所以明其過徵舒崔杼之亂
 春秋宣十年陳真微舒弑其君平國襄二十五年齊崔

杼弑其君光所易易輕忽之也趨福趨讀曰促昌邑之
 不終昭帝崩昌邑王即位而行淫亂遂廢之而立宣帝
 天之去就天命去離無德而就有德消燕之
 聞音閑願於清爭熱安閒暇時賜召見正誤
 之亂今按谷末之意以成帝與群小媒黷輕身獨出飲
 食臣妾之家故引二事為證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
 父通於夏姬皆衰其袒服以戲於朝又飲酒於夏氏公
 謂行父曰徵舒夏姬子也似女音汝對曰亦以君徵舒
 病之公出射而殺之齊崔杼取棠公之妻莊公通焉驟
 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杼稱疾公問之遂從姜氏
 冬十二月大司馬衛將軍商卒以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
 軍

王商薨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於南郡占墾
 草田數百頃以入縣官而貴取其直一萬萬以仕為吏
 所發上由是廢
 之而用其弟根

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

特建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曲陽侯張禹爭以為
 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宜更賜禹他地上不
 從根由是數毀惡之上愈敬厚禹每病輒自臨問之親
 拜牀下禹少子未有官數視之上即拜為黃門郎禹以
 天子師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
 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至禹策辟左
 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根不
 平忍為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
 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
 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厲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
 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
 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因此不疑王氏故槐
 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
 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
 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
 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
 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御史將
 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
 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
 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歎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

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
 思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
 因而輯之**集覽**平陵肥牛亭地在縣西禹少年故請此地
 以治塋冢衣冠所出遊道注見惠帝四年月出遊衣冠
 之道尸位素餐尸主素空也餐吞食也謂雖主此位而
 德不稱官空食祿也詩伐檀投君子兮不素餐兮箋云
 彼君子者仕有功乃貴受祿楚辭九辯竊慕詩人之遺
 風兮願託志乎素餐龍逢比干關龍逢**正誤**尸位今按
 夏桀之臣比干殷紂之臣皆以忠諫死**正誤**尸如祭祀
 之尸謂居其位而不**質實**一統志云安昌漢之縣名屬
 為其事但欲食而已河內郡後省之故城在懷慶
 府城東南六十里張禹受封為安昌侯即此平陵漢之
 縣名屬京兆郡三國魏改為始平縣晉置始平郡領之
 後魏省郡以縣屬扶風郡唐改縣為金城縣至德初置
 興平軍尋改為興平縣宋金元仍舊本朝因之政屬
 西安府曲陽秦之縣名漢屬九江郡後省之故城在鳳
 陽府定遠縣西北九十五里魏里縣名注見元帝求光
 元年朱雲魯人徙居平陵

書法

此令耳何以書錄賢也書罪多矣未有書得罪者
有罪今罪也以前罪也若不當得者也罪辭有三
罪也終綱目因事書令八朱雲董宣周紆王與李雲
張巡薛景仙羅貫皆美之也書既而釋之三朱雲上
書得罪侯君集上書下某獄下書既而釋之唐太宗
貞觀十四年皆釋無罪之辭也田承嗣上書討下
書既而釋之代宗大曆十二年釋有罪之辭也
發明 在梅福以一尉而上書朱雲以一令而言事當時
之氣鬱伊于下故小臣憤懣出位而言爾綱目持書
言事得罪既而釋之所以著其欲加罪者出於本心
呼自是而後臣下無復有言者矣

匈奴搜諧若鞮單于死弟車牙若鞮單于立○徵張放入
侍中尋復出之

張放復徵入侍中太后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復
來其張默摩上於皇此為天水屬國都尉許商師丹

左將軍辛慶忌卒

慶忌為國虎臣匈奴西域敬其威信

二年夏四月遣中郎將段會宗誅烏孫太子番丘康居遣

子貢獻考異

謹按凡例於臣子曰誅於夷狄若非臣子曰
斬曰殺此殺烏孫太子當書斬或書殺此誤

誅作

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為降民所殺詔立安日弟末振將
為小昆彌時大昆彌栗靡勇健末振將恐為所併使
人刺殺之立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久之勃難柘
殺末振將安日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漢遣中郎將段
會宗發戊巳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
留兵墊婁地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

留兵墊婁地

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

所在

召番丘責

質實

以未振將之罪即手劔擊殺之安華靡勒兵數千騎圍
 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昆彌以下現泣罷去會宗還
 賜爵關內侯責大祿大監以雌律察見殺狀奪金印紫
 綬更與銅墨末振將弟甲爰寔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
 居謀欲借兵兼并兩昆彌復遣會宗與都護孫建并
 力以備之自烏孫分立兩昆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時
 以燕有烏孫子待漢貢獻都護郭舜上言本匈奴盛時非
 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
 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難不能相安臣既以今言之結
 配烏孫竟未有利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
 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不肯拜使者
 都護吏至其國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遣子
 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
 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侮自甲之意宜歸其侍
 子絕勿復使以彰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漢為新通重致
 遠人終羈集覽番立名也番音盤壘婁烏孫中地名六百
 寮不絕集覽番立名也番音盤壘婁烏孫中地名六百
 石以上並銅印墨殺集覽番立名也番音盤壘婁烏孫中地名六百
 讀曰伺偵候探伺也集覽番立名也番音盤壘婁烏孫中地名六百

也

正誤

重致遠人今按言以

質實

段會宗天

書法

彌使者曰大昆彌君也

武君若其父誅太子何

武逆之罪雖易世不可

亥辛

三年春正月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

劉向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
 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
 攝提大角從參集覽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前年有星孛
 至辰始必亡矣集覽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前年有星孛
 角者天王帝廷也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謂如鼎
 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晉灼曰句之謂如鼎
 句曲正義曰大角一星在兩攝提間人君之象占其明
 盛黃潤則天下大同攝提六星夾大角大臣之象占其
 色溫溫不明而大者人君恐客星入之聖人受制也星
 孛注詳見武帝元封元年從參至辰謂星孛經從參宿
 而至于辰星直是也為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為斬艾事
 白虎三星直是也為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為斬艾事

星

星

星

星

孟康曰參三星者白虎宿中西直似稱衡下三星在參
 間上小下大故曰銳主斬艾也辰星在成都府茂州羌
 主冬日壬癸刑質實之統志云岷山在成都府茂州南
 首故稱龍蜀又名汶最高者遇大雪開泮望見成都岐山
 直上六十里嶺之最者禹貢導岷山有兩岐故名亦曰天
 在鳳陽府岐山縣東北一十里山有兩岐故名亦曰天
 柱山其峯高峻狀若柱然禹貢導岷山有兩岐故名亦曰天
 山之下文王時鳳鳴岐山皆此也俗名鳳凰堆三川在
 平涼府鎮原縣西北三十里源一本一流而為三入於高
 川平

書法 蜀漢漢業所起也前書獒為地震山崩壅江
 逆流矣向平三年於是又善岷山崩壅江二日
 江水竭逆流異也竭又甚焉是故書江水竭而西漢
 之亡決矣書汝水竭而南燕之亡決矣晉安帝義熙

欽帝校獵長楊射熊館

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
 長楊射熊館今胡人校獵校獵謂以木相貫穿為圍
 手搏之親臨觀焉 **集覽** 校獵止禽獸而獵取之劉原
 父曰校讀如犯而不校之校亦競逐獸也長楊射熊
 漢中郡有長楊射熊館而長楊射熊館在長楊縣
 在漢中郡褒城縣北五十里南口曰褒城北口曰斜長
 百七十里同為一谷三國魏孫資曰武皇取張魯數言
 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即此中問谷道褒水所流自漢
 中郡西北入斜谷路至鳳州界百五十里褒水所流自漢
 九百八十九間板閣二千八百九十二間費曰褒斜二
 水名斜水源出褒城西北街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流
 溝秦漢遊獵之所三輔黃圖曰長楊宮在扶風縣
 館東南三十里其中畜揚數畝因以名宮射熊館在長楊
 宮中武帝嘗至此遊獵好自擊熊司馬相如從至上林
 作賦納諫揚維亦作長楊賦手搏之搏伯各 **質實** 一統
 反以手擊物也釋名云指廣博以擊之也 **質實** 志云
 褒斜二谷各褒谷在漢中府褒城縣東北一十里出連
 雲棧直抵斜谷張良說漢高帝燒絕棧道即此南山注

見文帝三年弘農郡名注見獻帝興平二年漢中郡名注見周勃王四年長楊宮在西安府盩厔縣南三十里本秦離宮漢因之射熊館在西安府盩厔縣南三十里

書法

書法 鼎五年也終綱目書獵十三詳武帝元

發明

成帝繼統至是二十三載觀綱目所書如星隕然未聞有所謂恐懼修省之意今此以上書少崩江竭下書校獵長揚則帝之應天若此是以末年災感守心之變綱目亦削而不書以著其忽天之實嗚呼天且忽之他何畏哉其得沒身幸矣

子王

四年春正月中山王興定陶王欣來朝

二王來朝中山王獨從傳定陶王盡從傳相中尉上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令誦詩通習能說問中山王獨從傳在何法令不能對材是時諸侯王二人於帝為至親定陶王數稱其朝恭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王根三人見上無子亦欲豫

集覽

盡從傳相中尉從去聲隨行也

相結為長久計皆勸帝以為嗣帝為如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曰傳曰相曰中尉盡皆從王來朝對曰令為句謂案律令言之傳太后定陶王祖母姓傳昭儀趙皇后女弟

賈石于關東二○大司農谷永免

王根薦谷永徵為大司農永前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歲餘病滿三月上不賜告即時免數月卒

書法

大司農永有書免者此其書何罪永也曷為罪之永黨王氏以是為可免也故特書之

丑癸

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

上召丞相御史將軍入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皆以為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孔光獨以為立嗣以親兄終弟及尚書盤庚殷之及王也中山王帝親弟宜為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朝不從光廷議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左遷光廷尉

質實

中山國名注見周威烈王

二十三年(定陶)國名
注見秦二世二年

封孔吉為殷紹嘉侯三月與周承休侯皆進爵為公曾實

一統志云孔吉魯人孔子十三世孫承休縣名注見元帝初元五年

初詔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推求其嫡不能得匡衡梅福皆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上從之

夏建三公官大司馬根去將軍號改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

初御史大夫何武建言未俗事煩宰相材不及古而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不治直建三公官上從之以王根為大司馬罷驃騎將軍官以武為大司空與丞相為三公

秋八月中山王興卒

諡曰

匈奴車牙若鞮單于死弟烏珠留若鞮單于立

漢遣夏侯藩使匈奴或說王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木箭竿鷲羽如得之於邊甚饒根為上言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為有不得傷命損威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藩至語次說單于宜此書獻此地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那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已問溫偶駱王匈奴西邊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鬼為太原太守單于以狀聞詔報曰藩擅稱詔法當集覽入死更大赦二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

冬十月大司馬根病免○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

當張掖也(箭竿)竿與箭通音桿(鷲羽)鷲與就通匈奴傳作就羽注就大鷲也其羽可為箭翎(溫偶駱)匈奴王之號也餘音塗穹廬顧師古曰旃帳也其形穹窿故曰穹廬

集覽

王

上以太子既奉太宗後不得顧私親立景為定陶王以奉共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傳聞崇以為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玄左遷少府以師丹為太傅初太子之幼祖母傳太后躬自養視及為太子詔傳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邸不得相見頃之皇太后欲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帝曰太子承正統不得復顧私親皇太后曰太子小而傳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傳太后集覽以奉太宗後禮王后無嗣則擇建支子得至太子家

集覽 以奉太宗後禮王后無嗣則擇建支子為本派之始祖其子孫百世皆宗之所謂大宗也大宗則與三從兄弟為小宗而小宗有四其繼高祖之適長子為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曾祖之適長子則與兄弟子則與親兄弟為宗蓋一身凡事四宗與大宗為五宗也又注見後主延熙十七年小宗有後太宗之義

衛尉于長有罪下獄死廢后許氏自殺以王莽為大司

馬

衛尉于長有寵貴傾公卿許后姊嬪寡居長與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時居長定宮因嬪以金錢乘輿服御物賂遺長欲求復為婕妤長受許為白上立為左皇后嬪每入長定宮輒與嬪書戰海許后嬖易無不言王莽心害長寵白之上以太后故不治罪遣就國紅陽侯立故與長有怨至是使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重遺立立因上疏為長求留上疑之疑之下吏按驗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遂長繫詔獄窮治長具服辜至大逆死獄中使廷尉孔光持節賜發后藥自殺丞相方進劾奏紅陽侯立狡猾不道上不致致法遣就國上方進復奏立黨友朱博等皆歸故郡方進亦素與長交報曰朝過久改君之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奏長所厚善免二十餘人上以王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遂以莽為大司馬特年二十八莽既援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已

高宗紀

卷之七

七

不卷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事士愈為儉
 約母病公卿列疾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
 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
 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集覽 請車騎 今按是時淳于長已得
 四父譚音商根叔父 正誤 請車騎 今按是時淳于長已得
 長求官所請車騎乃車馬也故長又以珍寶重遺之繼
 四父而輔政今按四父謂鳳音商根皆莽諸父也王譚
 居不事鳳而音早恭如子故鳳音商根皆莽諸父也王譚
 前廢之及音卒遂以譚弟商代商卒以根代根免乃及
 嘗譚實未
 嘗輔政

書法 於是使廷尉孔光持節賜發后藥不書書自殺
 有罪書上書淳于長有罪則許后之所自殺者著
 矣故雖廢不以罪不書故后書發后據梁與申年親
 殺乙弗氏
 藉故后

罷刺史置州牧

承相大司空奏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
 史以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臣請罷刺史更
 置州牧以應古制從
 之置州牧秩二千石

詔立辟雍未作而罷

健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
 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
 之容以風化天下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
 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
 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刑則刑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於禮樂則曰不有司請定法刑則刑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豆管絃之間莫小不備是敢於殺人不為是去小不滿而就
 大不備感莫甚焉夫教化之絕而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
 重而急所輕也獨立其所助非所以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
 今廢所待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
 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
 表未作而罷胡氏曰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者心非
 已有所聽舉履皆迷其當而何以禮樂哉惟仁者所

通鑑綱目卷之七 七 七

行皆禮而所安皆樂是則禮樂之本也庠序聲容特其
 具耳無其本則欲以其具教人抵益趣之於虛偽之域
 不若不為之愈也○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
 故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曾弟子三千人歲餘復如
 人君躬行於上公卿表式於下以明習人倫為要此三
 代教化之實也今漢廷徒能增弟子貢以隆羨觀成帝
 則湛女色感燕樂孔光等則亂經義獻諛說忠直之士
 屏斥不用政歸剌王氏其言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
 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其言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
 向輒下為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
 大夫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興辟雍設庠序雍與離通記王制天子曰辟雍鄭玄曰
 辟明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陸佃云天子曰辟雍鄭玄曰
 中學而五直於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其中其
 南為成均北為上庠東為東序西為瞽宗辟雍唯天子
 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出師受成等就馬當天子入太
 學則四學之人環水而觀之是之謂辟雍胡致堂曰獨
 曰辟雍未有明其義者以詩考之其義自明王制紀天子
 非學也辟君離和也詩靈臺篇言辟雍而其中述鳥
 獸昆蟲合得其所以護故鐘鏞莫不均調皆非學校中事
 文王有聲言錫京辟雍其序曰武王卒文王之伐功詩
 中述文王築城作豐事亦於學無預下為下字一木
 誤作正誤傳正作不頌師古註持者扶持佐助也
 實雅為郡注見光武建武十二年
 書法始此終綱目書立辟雍五年張駿齊丙
 晉咸帝咸和六年趙咸康五年張駿齊丙
 寅年元魏書未而免罷五詩漢初丁酉年

寅甲

二年春二月丞相方進卒

時發感守心丞相府議曹李尋奏詎方進言災變迫切
 大責日加闔府三百餘人雅若侯驛其中與盡節轉凶
 方進之不知所出會郎貢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
 上乃見方進賜冊責讓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養
 牛一乃進即日自殺上秘之遣九卿冊贈印綬賜乘輿
 秘器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司馬公曰晏

通鑑綱目卷之七

漢書卷之七

七

隕石同時四月雪再桃李秋實雉集宮殿三日江渚皆他時所絕無者外戚女寵之陰盛故也漢火之燄

矣

以孔光為丞相

光於大行前拜受丞相溥山侯印綬

太后詔罷泰時汾陰祠復南北郊

書法

罷泰時汾陰祠則書太后詔此其不書何帝治命也

夏四月太子欣即位

哀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發明

三月書帝崩四月書太子欣即位則是曠月無君也考之前史自丙戌至丙午蓋亦再閱旬矣

况去春已正儲極中外晏安又非倉卒無嗣之比矣為淹留若此意者王氏擅朝政柄有屬是以詔罷泰

時復南北郊綱目特揭太后書之于中以見權之所在爾夫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郊國嗣未立而太后以一婦人舉行其典不急於置君而急於祠祀是尚得為知本乎漢室至是蓋已亡而未滅爾又何待於新莽之篡而後見哉噫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葬延陵

質實一

志云延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北一十五里初帝起延陵已成言者以不便更造昌陵不果復徙于此

尊定陶共王為定陶共皇

太皇太后令傳太后丁姬十一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太后宜何居孔光素聞傳太后剛暴長於權謀恐其與政事不欲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宜改築宮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傳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指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為帝太后事下有司王莽師丹劾

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統一統而稱引亡素註
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免宏為庶人傳太后大怒要上
欲必稱尊號上乃白太皇太后
集覽 為華陽夫人所子
今下詔尊定陶共王為共皇
集覽 事見周赧王五十
年八
賞實 定陶國名注見
秦二世二年

書法 自宣帝追尊悼考為皇考元康元年始開端矣
於是而定陶稱皇非稱也帝之皇共王所以皇
傳太后皇
丁后也

五月立皇后傳氏

傳太后從弟
晏之子也

書法 書立某氏為皇后恒也此其書皇后傳氏何傳
氏晏女也晏共皇太后弟也倫序亦少乖矣故
異其文異其文
者異其事也

尊定陶太后傳氏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曰定陶共皇后

封丁明傳晏皆為列侯考異

后元明皆
為列侯 ○六月罷樂府官

據凡例封拜親戚書其屬則
此當書封傳太后從弟晏丁

成帝之世鄭聲尤甚黃門名倡富顯於世貴戚至與人
主爭女樂帝自為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至是詔罷樂
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
別屬他官凡所罷省過半然百姓漸瀆日又又不制雅
樂有以相變豪富
集覽 漢河字與沈河通
吏民淇河自若
注見永始二年

詔劉秀典領五經

王莽薦劉歆為侍中貴幸更名秀上復令典領五經卒
父前業秀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畧有輯畧六藝畧諸
子畧詩賦畧兵書畧術數畧方技畧其畧諸子分為九
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
以為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
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蠶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鑿
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裔使其人遭明王
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

謂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
 猶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以九家之言舍短
 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畧矣胡氏曰法家慘刻名家苛
 繞墨氏二本而縱橫者妾婦之道是皆六經之棄也若
 六經則固儒者之所修也今列儒者為誰氏邪哉之言多
 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為誰氏邪哉之言多
 舛如此方之董相豈

集覽 卒父前業蜀秀父向先受成
 直介百之相遠哉 帝詔領校秘書經傳向死哀
 帝令秀卒終此事輯畧諸書之總要六藝藝文志曰六
 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
 明體明白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
 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
 京顏師古曰六經而謂之六藝蓋藝種也學者用功於
 六經猶農者用功於種藝也諸子詳見藝文志詩賦見
 同上兵書見同上術數占卜之書方技醫藥之書六經
 之支流餘齋顏師古曰齋衣末也其於六經如水之下
 流衣之末裔也折中史記孔子世家折中於夫子索隱
 注引離騷經九章令五帝以折中於王師版云折中正
 也宋均云折斷中當也猶折斷其物而用之與度相中
 當也中無明者漢書貢禹傳無所折中揚雄傳折衷乎

憲華乃此中字類師古並音竹仲反禮失而求諸野顏
 師古曰言都邑失禮則於野外求之亦將有所獲墨氏
 二本墨氏謂墨家者流二本謂不得其正見儉之利因
 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妾婦之道景春曰
 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夫哉孟子曰妾婦之道也注
 謂男子之道當以義匡君遊說之徒或左或右如婦人
 之態方之董相方比董仲舒也仲舒推明 **正設** 墨氏二
 孔氏抑出百家其所以著明經術之意 **正設** 墨氏二
 二本義見孟子集註謂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
 無二今墨子兼愛視其父母無異於路人是二本矣

益封河間王良萬戶 **質實** 帝河間國名注見
 河間惠王良能修獻王之好母太后薨
 服喪如禮詔益封萬戶以為宗室儀表

詔限民名田不果行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
 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
 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
 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至是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警數鉅萬而
貧弱愈困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大司空奏請自
過三十頃侯公主名田各有年限內侯吏民名田皆毋
田宅奴婢賈為城賤貴戚近晉皆
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書法

二未卒事不書書不果行何惜之也不果行之辭
十一詔限民名田是年魏作考課法後主建興十五
年晉立考課法戊子年齊議鑄錢庚午年魏主戒嚴
北討魏主元戒嚴西討梁丁未年唐郭子儀統諸道兵
肅宗上元元年皆惜之也魏議復肉刑後主建興五
年唐詔幸涼州高宗總章二年太后詔發兵擊生羌
中宗嗣聖五年周主自將救普州辛亥年皆幸之也
書不果一後周壬子年不行一唐德宗貞元十八年
書未行而罷免五詳漢初丁酉年書既而罷之六年
新莽辛巳年書尋罷之四詳唐中宗景
龍四年書不至三詳明帝永平四年

罷官織綺繡除任子人誰謗詆欺法出官人免官奴婢益

小吏俸

書法

書禁淫巧也綱目書禁淫巧四
唐文宗太和三年禁織織罷布帛
○書出官人始此
終綱目書出官人九是年殤帝延平元年齊丁卯年
魏主宏唐高祖武烈九年太宗貞觀二年玄宗開元
二年代宗大曆十四年德宗初憲宗元和四年敬宗
寶曆二年
文宗初

○秋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以師丹為大司馬

初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即上疏乞
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之又遣孔光等白太皇太后太
皇太后乃復令莽視事至是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為傳
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
陶太后蕭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大
怒不肯會莽乞骸骨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
加恩寵置中黃門為莽家給使以為特進給事中朝朔
望傳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行王莽既罷張

疾歸望於喜初上之官爵外親也喜獨執謙稱疾傳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傳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乃以師丹為大司馬而賜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養病何武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今以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傳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僚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百萬之眾不如一賢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

集覽 中黃門與服志

禁門曰黃閣以中人主之故尋復進用焉

集覽 中黃門與服志

從君則宿衛直守門戶出則騎從夾乘輿車

皆實 傳喜

遣曲陽侯王根就國免成都侯王况為庶人

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先帝山陵未成而曲陽侯根成都侯况公聘取故掖庭女樂置酒歌舞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以上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就國而免况為庶人

集覽 然公聘娶無忌憚也

書法 根况皆以國哀無人臣禮被劾則曷為以無罪

矣以無罪之辭書之

發明 哀帝初政奮然罷逐王氏或就第或就國或黜

人無以愈於王氏故也觀之綱目所書則可見矣

九月地震

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地震壞城郭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夫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晡昧無光間者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蟬蛻數作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唯陛下執乾剛之德疆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其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貸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月者衆陰之長如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間者月數為變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唯陛下親求賢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五行以水為本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湧溢為敗今汝潁潏滎並為

民害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少御外親
 大臣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地數震宜務崇陽御
 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接進英雋退不任職
 以疆本朝夫本疆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
 謀呀陵朝廷亡人則為**集覽**凡氣在天旁如半環向日
 賊亂呀輕其道自然也
 為抱在日旁直射為珥珥音耳或作虹蜺讀曰鬻春
 秋演孔圖曰斗之精失度則蜺見態主惑於毀譽中孚
 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鄭玄曰蜺邪氣也陰無德以
 好色得親幸於陽也竊以日視以近日私竊視陛下之
 志操不如始初保阿乳母保護阿依乳哺之母無疆呀
 惡不可令惡人疆盛落脉通案讀會落與絡通言如人
 身之經絡血脉流通而不壅塞也汝穎正義曰括地志
 云汝源出汝州魯山縣西伏牛山一名猛山流至豫州
 郟城縣穎源出洛州嵩高縣東南三十五里陽乾山俗
 名穎山皇甫卿士知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卿
 之事者皇甫字也失其姓名周**正誤**竊以日視今按日
 幽王后褒姒寵之故廢盛位**正誤**乃日月之日上文
 云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晡昧無光故云竊以日色視
 之知陛下志操衰於始初也無疆呀惡今按惡字夫聲

言為惡呀可惡之人疆盛也孟子云可欲之謂善則非
 惡為惡惡可知集覽便以惡為惡入而不音去聲則非
質實一統志云汝穎二水名汝水源出汝寧府信陽縣
 西北一百二十里天目山下東流入汝寧府信陽縣
 蔡新蔡西平縣入淮穎水源出河南府登封縣東二
 十五里陽乾山下流入鈞州界按穎水有三源此為左
 源出少室山為中原
 出少室南溪為右原

求罷浚川疏河者

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
 無隄防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特詔
 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
 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執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
 障卑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得其呀休息左右遊波寬
 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士而防其川
 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遷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
 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
 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境
 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冰凍抵齊

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
 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
 無害稍築宮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
 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
 隄方隄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
 數重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
 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河內黎陽三
 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
 者决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
 堤執不能遠泛濫甚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
 郭田廬豕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崩地陷
 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
 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願河十郡治隄歲費且
 萬萬及其大决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
 徒之民傳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
 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
 此功一也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
 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
 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恐議
 者疑河大川難禁制索陽漕渠足以小之其水門但用

土木今作石隄執必完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則
 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既冀州水則
 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則填淤加肥禾麥更為秔稻
 轉漕舟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洽河隄亦成此誠富國
 安民與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
 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在魏郡白馬縣西魏郡史記魏世家以魏封畢萬下偃
 曰魏大名也故漢置大名府河再西三東講泃志賈讓
 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岡
 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
 郡律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
 東北百餘里河再西三東鑿龍門鑿穿之也禹貢注
 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蔡氏傳曰地志龍門在馮翊夏
 陽縣西北今河中有龍門縣其西則在同州韓城北其東則
 在今秦川龍門縣北其西則在同州韓城北其東則
 流李奇云禹鑿通河水處廣八十步三秦記龍門水懸
 船而行兩旁有山龜魚俱集其下而不得上得則為
 龍辟伊闕辟開通也伊闕注見周安王十五年折底柱
 折鑿破也禹貢注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

水中若柱然在西魏之界蔡氏傳曰底柱石在大河中
 流今陝州陝縣三門山是括地志云禹鑿此山三道河
 水故曰三門在陝石縣東北黃河中破碣石破削之也
 禹貢注碣石海畔山也蔡氏傳曰地志碣石在北平郡
 驪城西南河口之地今平州之南也酈道元曰驪城北
 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為
 碣石其山昔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
 久為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分殺水怒
 注見建始四年分殺水力俱口地名在淇水之口案淇
 水出河內郡共北山東去黎陽入河一曰水出隆慮縣
 西山冀州渠首渠之總頭在冀
 州晉書曰陪倍之令厚
 道也如禹貢九河既道之道增
 卑倍薄今按倍如字倍加也
 九年黎陽漢之縣名屬魏郡晉省後魏置黎陽郡及黎
 州隋初州郡皆廢尋復置黎州大業初州廢以黎屬衛州五代晉置黎
 州唐復置黎州貞觀中州廢以黎屬衛州五代晉置黎
 州宋改為通利軍熙寧初改為黎陽縣屬衛州政和初
 州黎陽縣省入屬真定路後改屬大名路國朝改為
 黎陽縣

正誤
 如字使道使符其

質實
 名一統志云河內郡

濬縣仍屬大名府魏郡漢初所置治元城縣東漢分魏
 郡為東兩部置都尉魏置陽平郡晉因之劉宋嘗置東
 陽平郡前燕於此置貴鄉郡尋省後周置魏州隋改州
 為武陽郡唐武德中復為魏州治貴鄉貞觀初置都督
 府龍朔初改為冀州咸亨中復為魏州天寶初改為魏
 郡屬河北道魏博節度治此乾元初復為魏州號曰天
 雄軍五代唐陸為東京與唐府尋改鄴都晉改廣晉府
 漢改大名府周復改天雄軍宋初因之慶曆初陸為北
 京大名府治元城金為大名府直隸京師金堤注見文
 帝十
 二年龍門山名在平陽府河津縣西北三十里即禹所
 鑿通黃河處砥柱山名在河南府陝州城東四十里黃
 河中禹貢導河東至于砥柱注即石形似柱故名山有
 三門禹鑿以通河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故謂之
 三門集津碣石注見秦始皇三十二年冀州注見秦二
 世二年信都國淇口淇水之口也源出懷慶府濟源縣
 西八十里王屋山東自天壘陞秦溝出焉
 引流南入黃河黎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

詔定世宗為不毀之廟

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群臣雜議皆以
為孝武皇帝親盡宜毀王莽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七者
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
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
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

集覽

送毀之次注見隋煬帝
大業三年苟有功德則

不宜毀制曰舜歆議可
宗之明氏曰有功德則宗之無則莫之宗焉是為孝子
孫得選擇祖考於情則逆於理則違曾是以為孝乎
正誤 說朱子嘗辯其非不以援以為說

冬十月策免大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為大司空

左右或議何武事親不篤帝亦欲改易大臣乃策免武
歸沘鄉侯國少師丹為大司空丹見上多改或帝之政
乃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前大行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貴寵詔書
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不能明陳大義復不能寧
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
勳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
觀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人情無子

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獨以壯年克已立陛下
為嗣及棄天下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
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類咫尺願陛下
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凡已躬行以觀群下
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事不富貴君卒若
是其不父長矣書數十上多切有之言傳太后從弟
遷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相傳太后怒上不得已
復留遷孔光與丹奏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
信請歸遷故郡卒不得遣復為

集覽

沘鄉在琅邪郡不
讓酒言固辭也相隨屬下句失中中去聲當也經體素
隱曰謂非創業之主而是適子繼先帝之正體而立者

詔還陳湯長安

議郎耿育上書冤訟陳湯曰湯為聖漢揚威聖耻卒以
無罪老去燬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受
及身復為郵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今奉使外蠻者未
嘗不陳郵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
棄人之身以快諛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
國家素無文帝素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泉

之土莫不計度以為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舌為疾如之臣所繫虜耳此臣所折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集覽

折衝之臣有衝突為害者能折挫之詩絲篇子曰有禦海注武臣折衝曰禦海戰國策蘇秦曰千丈之城拔之博組之間百尺之衝折之任帶之上文中子曰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注謂折兵衝也復為郵支遺虜所笑元帝建昭三年陳湯矯制發兵與并延壽襲擊匈奴郵支單于於康居斬之成帝永始二年湯為王商所請免為庶人今耿育故云然泉俊仲馬曰泉善閩也故曰泉俊猶言泉將也史昭通鑑釋文曰泉謂斬其首而掛之俊謂敵之魁率也左傳得俊曰克

卯乙

孝哀皇帝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于北地十六

集覽 隕石

實 北地郡春秋義渠戎國秦置北地郡屬雍州今寧州涇州慶陽府皆北地也隕石在武帝征和四年

秦王政三年注見

○新城侯趙欽以罪免徙遼西

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吏問皆得其狀其也欽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朕所不當得故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為當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戚繼嗣家屬當伏天誅而同產親屬皆在專貴之位迫近帷帳昨下寒心請窮竟議正法於是免新城侯欽等皆為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耿育上疏言臣聞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乃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末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聖賢仁孝之德故廢後宮就館之漸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臣救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特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探追不及之事許揚幽昧之意此臣之所深痛

集覽

陵下流後世甚非先帝託後之意此臣之所深痛也帝亦以為太子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

子隱不見謂趙昭儀隱匿其所產之子勇子忠忠男子之名也失其姓褒廣將順見人有善則獎飾而宣播之

所謂褒獎也見人為善則因
而誘引成就之所謂將順也
成陽趙欽臨之子昭儀之弟
如縣東漢以後俱仍舊隋省
西郡西漢所置治肥
注見周顯王十八年

書法 徒欽非欽罪也其書以罪何罪欽所以罪昭儀

歟也 當書以傳太后從

以傳喜為大司馬 考異 弟喜為大司馬 秋九月隕石

于震二 集覽 震徐廣曰在梁國正義曰今

名屬梁國後魏屬沛郡北齊省隋復置屬宋州唐置東震
州尋廢改縣曰震城五代梁置輝州宋廢以縣屬宋州後
屬應天府金廢元復置屬東平後屬
濟寧路 國朝因之改屬開封府

書法 二月詳秦始皇三十六年一歲再書者此而已

策免大司空高樂侯丹為庶人復賜爵關內侯

冷獲段猶等奏言定陶中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
定陶諸侯之言以冠大號車馬衣非皆稱皇之意置
吏二千石以下各供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
下其議群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
禮取法於天地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尊卑者所
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
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共皇后共皇后共皇后共皇后
服與太皇太后共皇后共皇后共皇后共皇后共皇后
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
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
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後降其父母也
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其王立後
奉承而重正統也共皇長為一國太皇太后共皇后共
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
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
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尊厚共皇也冊
之祀而就無上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冊
由是寢不合上意會可改幣上以問冊對言可改章
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冊對言可改章

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冊老人志其
 前語復從公卿議又使吏書奏吏私寫其書事下廷
 聞之使人上書告冊上封事行道人編持其書事下廷
 劾奏封事不敬博士申咸快欲上書言冊經行無比
 憤懣奏封事不敬博士申咸快欲上書言冊經行無比
 此賤黜恐不厭衆心上使主簿書冊經行無比
 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讓未忍考于埋其大司空高樂
 君耻之以此君嘗託傳位未忍考于埋其大司空高樂
 矣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世儒宗德為
 書泰深痛切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泰重識者
 國黃考親復舟邑爵使奉朝請唯陛下裁之詔賜冊爵
 咸以為宜復舟邑爵使奉朝請唯陛下裁之詔賜冊爵
 矣關內集覽

書令讀侍郎持授之采忍考于理謂古者祭服也禮記
 盡理也黃考老人髮復黃也詩南山有臺禘不黃考文
 公集傳曰黃考老人髮復黃也詩南山有臺禘不黃考文
 考老人面東黎色如浮垢也王謨古者祭服也禮記
 神象也上服字猶衣去聲也謂古者祭服也禮記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服其也禮記
 服注云祭用生首之禮盡子職也天子諸侯祭服也禮記
 若如集覽之說則是天子諸侯祭服也禮記
 采忍考于理今按理法質實屬渤海郡東漢省之故城
 也末忍考於理今按理法質實屬渤海郡東漢省之故城
 在河間府南皮縣東南三十里俗名思鄉城亦名西鄉城
 冬十月以朱博為大司空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其弟宜
 鄉侯參皆自殺

中山王箕子幼有青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
 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發西
 歸因逐馮太后祝詛上及傳太后初傳太后與馮太后
 並事元帝為健仔嘗從幸虎園熊逸出攀檻傳健仔等

通鑑綱目卷之七

漢書卷之七

五

皆驚走馮使行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帝差數倍敬重馮使行慙由是有隙常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馮使行十日無所得使中謂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傳太后指治馮太后青問馮太后無服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殺上今何法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事何用知之欲陷我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事何用知之自殺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以嚴見憚不得近侍惟恐以王舅封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懼方進謂參少細參終不改其操且死嘆曰不敬自憚之懼方進謂參少於地馮氏死者十七人眾莫不憐之司隸孫寶奏請覆治博太后大怒上乃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左遷燉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喜光祿大夫龔射唐林爭之左言太后出寶復官張大由僕

集覽 內妖曰青外妖曰祥數齊關內疾史立遷中太僕

濟祠解禮小宗伯禱詞下上神示注云求福曰禱得求曰祠史昭通鑑釋文曰解音懈除也頴數禱祠祈病除也狂易病患病狂易也三輔黃圖云未央宮中有非常室中召前殿署長業等曰天帝令我居此業等收縛考問乃故公車大誰卒病狂易不自知入宮下獄死注大誰者主問非常之人誰以誰何稱曰用為官名有大誰長令此卒者長所領士卒也狂易者病狂而變易其常也中謂者令後百官志中宮謂者令一人六百石主報中章此乃中語乃中猶言彼中謂此語必傳太后在彼說也前世事謂直前

正誤 數禱祠解今按此為解當熊之事乃元帝世事

質實 孫寶頴川人

作上聲其乃中語今按馮太后當熊之事外人不知此乃宮中之言語也

人城

二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策免大司馬喜罷三公官。復以朱博為御史大夫。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

書法 自殺未有不書故者不書故無故也無故者必有其故於是有任其咎者矣

二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策免大司馬喜罷三公官。復以朱博為御史大夫。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

丁博驕奢皆族傳喜之恭儉又傳太后欲稱尊號喜與光師丹共執以為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傳

太后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朱博與博晏連結
共謀成尊號事數毀短喜遂策免喜御史大夫官既罷
議者多以為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
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於是博奏言故事
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
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
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
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遂更拜博為御史大夫又以丁
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如故事

集覽

宣帝此節三年

夏遣高武侯博喜就國

傅太后自詔丞相御史曰喜附下
周上與師丹同心背畔其遣就國

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為廢人以朱博為丞相

孔光自議繼嗣持異又重忤博太后指策免為廢人以
朱博為丞相臨廷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黃
侍郎揚雄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
君不聰為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

直退丞相以應天變惟亦以為聽失之象且曰博為人
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上不聽
集覽 鼓妖鴻範傳曰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

質實

雄

成都人

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尊共皇太后傳氏為帝太 太后共皇后丁氏為帝太后

朱博既相上遂用其議下此詔於是帝太太后稱永信
宮帝太后稱中安宮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博太后既
尊後亦驕與太皇太后語至謂之嫗丁傳為公卿列侯
者甚衆然帝不甚假以權勢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免關內侯師丹為廢人遣新都侯王莽就國

丞相御史言師丹王莽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
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廢人詔免丹遣莽就國
天下多究王氏者諫大夫揚宣言孝成皇帝稱述陛下
至德以承天序豈不欲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

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傳陛下登高遠望獨不愈於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商子邑為成集覽延陵成質實揚宣什邠人

罷州牧復置刺史

朱博又奏言部刺史秩卑賞厚勸功樂進前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執不禁集覽秩真二千石注見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從之集覽宣帝地節二年良二千石以高第補以二千石高第者補九卿之缺索隱曰高第謂才優而品第高也

六月太后丁氏崩

詔合葬共皇園

大赦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

集覽

陳聖劉陳本舜後莽自稱

陳之後故謬語以明當篡立也又曰敷陳聖劉之德也

帝謂黃門夏賀良言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可得延年益壽上以寢疾冀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

書法

改元不書所改以其書太初何謂之也端罷之則如勿書或於賀良之言以是為可譏也况

武帝嘗改太初乎故并更號書

秋七月詔以永陵亭部為初陵勿徙民。八月詔罷改元

易號事待詔夏賀良等伏誅

上改號月餘寢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進退大臣上以其言無驗詔曰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可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冀為百姓獲福卒無嘉應天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前詔非赦令皆蠲除之賀良等皆下獄

書法

綱目抑左道於異端必以伏誅書之

發明

甚矣天道幽遠未易言也自秦人奏錄圖書斥逐匈奴而不知亡秦之實在於胡亥蓋天命所

在維或間見一班要之未易窺測有如泰山立石疆
柳復起自後人觀之曉然知其為宣帝受命之符而
在當時則莫之識也今為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夏賀
良等所言未為無見而欲改元易號以厭之是天道
可以人勝矣賀良之死與睦孟何異然睦孟畧而不
書者其言不見於施行故也既書伏誅則賀良等罪
夫復何詞後之欲推測天
命者見此可以少鑒矣

盡復諸神祠

上以寢疾盡復前世所嘗與諸神祠
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餘祠云

丞相博有罪自殺御史大夫趙玄減死論

傅太后怨博善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陽鄉侯博令
奏免喜侯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之玄言事已前決得
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
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何武前
就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皆請免為庶人上疑博玄
承指即召玄問狀玄辭服詔成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

分之一假謂者節召丞
相請廷尉博自殺國除

集覽相要要平
聲約也

質實一統志云
陽鄉漢之

縣名屬涿郡晉改為長鄉縣齊
省入涿郡故城在順天府西南

冬十月以平當為丞相

以冬月旦故
賜爵關內侯

三年春三月丞相當卒

上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彊起受印為
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受印還死死有餘罪
不起所以為子孫也
乞骸骨不許至是薨

有星孛于河鼓

集覽

河鼓索隱曰爾雅河鼓謂之牽牛孫
炎曰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故

或名河鼓為牽牛正義曰河鼓三星在牽牛北主軍鼓蓋
天子三將軍中大星大將軍其南左星左將軍其北右星
右將軍占明大光澤將軍有功夏四月以王嘉為丞相
功吉動搖差戾將軍失計也

巳丁

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故繼世立諸侯擇

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附焉是
以教化行而治功立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
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
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廢易
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舉劾苛細發揚陰
私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
壹功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
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諫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易
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蘇令等縱橫使士莫肯伏
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成帝悔之詔二千石不為
故縱遣使賜金慰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
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宣帝愛其善治民之
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
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准
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材任
職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闕畧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
今急務也前蘇令發欲遣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
者召整屋令尹逢并為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
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

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

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上納用之

覽帝後三年中材苟容求全不敢操持群下也前蘇令

等縱橫句絕蘇令山陽鉞官徒也縱橫恣縱疆橫也先

於成帝求始三年作亂伏誅威權素奪平常不以威權

假守相故縱注見宣帝地節三年慰厚慰勞厚醲也留

中為句謂留其効事之章於宮中而不下會赦壹解句

絕偶值赦宥則一切解釋蘇令發謂初起為盜時蓋

至縣各屬京兆今鳳翔府蓋至縣山曲曰蓋水曲曰至

因以名縣蓋張質實一統志云王嘉平陵人蓋至漢之

流反至陟栗反質實縣名屬右扶風山曲曰蓋水曲曰

至故以名縣東漢省晉復置後周徙縣於鄠縣西北而

於此置恒州後置周南郡隋廢郡以縣屬京兆唐改宜

壽縣至德初復為蓋至縣天復初屬鳳翔府宋因之金
置恒州元省州以縣屬安西路本朝因之屬西安府

冬十一月復泰時汾陰祠罷南北郊○無鹽危山土起瓠

山石立東平王雲坐祠祭祀詛自殺以孫寵為南陽太守

山石立東平王雲坐祠祭祀詛自殺以孫寵為南陽太守

山石立東平王雲坐祠祭祀詛自殺以孫寵為南陽太守

山石立東平王雲坐祠祭祀詛自殺以孫寵為南陽太守

山石立東平王雲坐祠祭祀詛自殺以孫寵為南陽太守

山石立東平王雲坐祠祭祀詛自殺以孫寵為南陽太守

山石立東平王雲坐祠祭祀詛自殺以孫寵為南陽太守

息夫躬為光祿大夫

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東平
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祀之息夫躬孫寵相與謀曰
此取封侯之計也乃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時上
被疾多所惡速謁驗治雲自殺謁棄市擢寵為南陽太
守弘躬皆集覽無鹽注見秦二世三年馳道注見秦始
光祿大夫報山山名古作瓠字為其質實一統志云無
顏似瓠耳上變事告注見高帝九年

置無鹽縣屬東平郡後省之故城在兗州府東平州三
十里危山危一作峴在東平州北五里漢東平憲王墓
在馬瓠山瓠一作報在東平州北二十里山形
似瓠故名漢東平思王墓在馬息夫躬河陽人

似瓠故名漢東平思王墓在馬息夫躬河陽人
書法 泰山石立宣帝之祥歟終綱目書石立二

再見其中山王之祥歟終綱目書石立二

書法

四年春正月大旱○關東民訛言行籌

關東民無故驚走持橐或撮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西王
母籌或彼髮後既或夜折閑踰牆或車騎奔馳經歷郡

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又聚會
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
釋也振咨侯反又側九反夜行持更者通鑑釋文振麻
幹也齊西王母籙西王母元后壽考之象司馬相如大
人賦吾乃今日視西王母焉然白首戴勝而冗處兮幸
有三足烏為之使張揖曰西王母狀如人豹尾虎首蓬
頭鬖然白首案行籌或解曰執國家籌策
行於天下設張張讀曰張猶言張設也

書法 綱目書訛言三年成帝建始三年是
年新莽乙亥年皆衰亂之世也

發明 文景武宣之際足以無災異然當時上下相安者
立政用人之際足以無災異然當時上下相安者

政外家治道類錯故有訛言大水之恐至哀帝承緒
政事愈益乖舛至是又有訛言行籌之異此皆人情
皇惑是以妖氣乘之易於恐動爾即綱目之
所書驗當時之得失則人心世變皆可觀矣

封傳商為汝昌侯考異 此亦當書封傳
太后從弟商

上欲封傳太后從父弟商尚書僕射鄭崇諫曰成帝封
五侯天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無故復封商壞亂制

五侯天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無故復封商壞亂制

五侯天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無故復封商壞亂制

五侯天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無故復封商壞亂制

五侯天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無故復封商壞亂制

五侯天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無故復封商壞亂制

五侯天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無故復封商壞亂制

五侯天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無故復封商壞亂制

五侯天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無故復封商壞亂制

五侯天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無故復封商壞亂制

五侯天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無故復封商壞亂制

度逆天人心非傳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國答因符
詔書案起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
顛制邪上遂質實鄭崇高
下詔封商

二月下尚書僕射鄭崇獄殺之免司隸孫寶為庶人

侍中董賢為人美麗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於上貴震
朝廷常與上卧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為昭儀父恭為
少府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賜武
庫禁兵上方珍寶皆選上第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至
東園秘器珠襦玉柩無不備具下至僮僕皆受上賜又
為賢起冢坐義陵旁周垣數里鄭崇諫上由是數以職
事見責尚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責崇
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
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曰崇獄
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
芥浸潤相陷臣請治昌以解衆心詔曰司隸
寶附下罔上國之賊也免為庶人崇死獄中
便辟側媚或解曰便者便人所好辟者避人所惡上方
上與尚通注見景帝後元年東園秘器顛師古曰東園

集覽

便辟書曰

賜董賢爵關內侯

匠主作陵內器物者也祭便皇后崩欽以東園蓋梓壽
器注東園署名也屬少府掌為棺器又表達卒賜以朱
畫秘器漢書音義曰秘器棺也朱砂畫之見兩漢傳
聞珠襦玉柩襦汝朱反短衣也柩匣通類師古曰漢舊
儀帝崩珍以珠纒以下玉為押長尺二寸貫珠為襦如
纒以黃金纒腰以下玉為押長尺二寸貫珠為襦如纒
以黃金纒腰西京雜記匣有蛟龍鸞鳳龜麟之象謂之蛟
龍玉匣晏公類要曰柩上九竅加以黃金則死者不朽
故亦眉陷長安發掘諸陵所發有玉
柩斂者皆如生禁切禁止切責也

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傳嘉勸上聽息夫躬告東
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期
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持
詔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言宜暴賢等
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明正其義乃如爵
士暴評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天下雖不悅各有所分前
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不當封衆人歸
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延材驚不稱死有餘

責知順指不逆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
敢者思報厚恩也上不得已且為之止
東平王事本因宋弘以聞今於本章內除去宋弘名
而改作董賢各暴評暴音僕暴露其事而評論當否

夏六月尊帝太太后傳氏為皇太太后○秋八月封董賢

為高安侯孫寵為方陽侯息夫躬為宜陵侯

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東平王雲圖殺天子公卿股肱莫
能悉心銷厭未萌賴宗廟之靈侍中賢等發覺伏辜其
封賢寵躬皆為列侯躬數進見歷
詆公卿大臣眾畏其口見之乃目

差遷執金吾母將隆為沛郡都尉

上發武庫兵器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母將隆
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六
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
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
者方伯專征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距寇賜武庫兵春秋
之誼家不藏甲所以神臣以損私力也今更僻弄臣私

恩繼妻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
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武庫
上不悅頃之傳太后感賈執金吾官婢隆奏請更平直
詔隆奏請爭賈傷化失俗以其前有安國之言左遷為
沛郡都尉成帝末隆嘗奏言宜徵

定陶王居國邸故上恩而宥之
父母之皆度蘇林曰謂用度皆出大司農方伯記王
制千里之外設方伯禮大宗伯曰九命作伯注長諸侯
為方伯弄臣弄戲也類師古曰謂狎褻無關大體契國
威器契詰結反缺也缺國家威器而反備其私家前有
安國之言母將隆先於成帝時嘗奏言

宜徵定陶王居國邸此是安國之言也
氏急就章母
將註母音無

質實
蘭陵人沛郡注見景帝三年母將隆東海
將註母音無

書法
傳商外戚疏屬也董賢諛佞幸臣也孫寵息夫
躬姦邪小人也皆無功而侯鄭崇以諫僭賞殺

孫寶以較直臣免母將隆以驕奢僭逐觀綱目
所書如此而欲改元易號以應天道果可欺乎

正誤
母將隆今

按王海姓

諫大夫鮑宣上書

諫大夫鮑宣上書

諫大夫鮑宣上書

諫大夫鮑宣上書

諫大夫鮑宣上書

諫大夫鮑宣上書

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敦外親小童幸臣董賢等在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昔堯放四罪而天下陛下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今人有七亡水旱為災一也重責賦稅二也貪吏取受三也豪彊蠶食四也苛吏徭役五也部落鼓鳴六也盜賊劫略七也七亡尚可有七死酷吏毆殺一也治獄深刻二也冤陷無辜三也盜賊橫發四也怨讎相殘五也歲惡饑饉六也時氣疾疫七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肯加測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奸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如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為天子夫婦不能相保奈何獨私養外親幸臣賞賜大萬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非天意也官爵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官求其人而

說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夫躬奸人之雄惑世尤劇任急徵傳喜使領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傳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宣語雖刻切止以宣名儒優容之

焦覽 數外親之也兵承天地仲馮曰共如字讀或讀曰恭稱賓客稱去聲惟務稱愜賓客所求尸祿爾雅曰尸職主也尸祿猶言尸位謂德不稱官但生其位而食祿衣又穿空通作孔謂衣穿破而有孔竅也大萬猶言鉅萬也藿酒藿肉藿豆葉也劉德曰謂視酒如漿

質實 鮑宣渤海比肉如藿令休今其休閒而就師傳

書法 西漢之世書諫大夫七未有書其諫者常事大夫論鬼神薪自是諫官無聞焉宣請黜董賢用書武辭語剴切可謂無愧其職矣故特書之終綱目書上

書四詳秦初甲子年

匈奴單于上書請朝

匈奴單于請朝五年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遊來
人為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問公卿
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揚雄上書
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書
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求朝國辭
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
祖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疆然不敢窺西河以高
孝文時侯騎至雍其泉武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慢及
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百乎其後深惟社
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前後十餘年
窮極其地追犇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
而未肯稱臣也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
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
不求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豕運府庫之財
以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速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
明鴻恩博洽匈奴內亂爭立呼韓邪歸化稱臣然尚羈
縻之計欲朝不距不欲不彊何者匈奴天性忿鷙形容
魁健負力怙氣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
殫貨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如此

之備也真中國之堅敵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
懷誠欲來陳見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
雖費不得已恩開將來之隙乎未明者視於無形聽
消往之之已恩開將來之隙乎未明者視於無形聽
於無聲豈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較擊於外
猶不若未然之時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
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召還匈奴使更報其書而
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更報其書而
許之單于未發會病復集覽從上游來厭人服度日游
遣使願朝明年上許之集覽從上游來厭人服度日游
曰上游願朝明年上許之集覽從上游來厭人服度日游
索隱曰厭師古曰上游亦總謂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
財物之所聚也三者皆微也精妙音奴又音黨帝藏稱府
武設焉邑之權武帝使馬邑人聶翁一此二說皆微妙于
疑之而還逐北注見周赧王三十一胸注見武帝太初三
名廬山廬一作廬廬即廬山也廬胸注見武帝太初三
年呼韓邪匈奴單于其露二年款塞請朝後光
武建武中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塞願為藩蔽忿
驚忿恚驚狠也後書杜詩傳湯武無忿驚之師注驚擊

也凡鳥之勇獸之猛皆曰鷙壯健壯大而疆健辯者擊辯者謂使者也戰車輻所奏也言使者衆多交馳於路其較相擊也史記三王世家姦巧邊萌索隱曰萌一作毗韋昭曰毗民也郭璞注三蒼云邊人曰毗項羽傳陳涉毗隸之人如淳曰毗古文萌字

元壽元年春正月朔以傳晏為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為大

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尋罷晏就第

初傳晏害董賢之寵又與息夫躬謀欲求若位輔政會單于以病未朝躬奏以為當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其叛臣卑爰壹疆東結單于遣子性侍恐其合執以并烏孫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卑爰壹使者來上書欲因天子威告單于歸臣侍子因下其章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也上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為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藩今單于以疾病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境憂也躬曰臣為國家萬世慮而

後以其大馬齒保日所見臣與祿未可同日語也上雖可造大將軍行邊兵救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二然之以問丞相嘉對曰臣聞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夫之見異所以救戒人君欲令豎儒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謀動干戈設為離變非應天之道也夫議政者苦其調設傾險辯慧深刻也惟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圭上不聽至是詔將軍中二千石舉習兵法者各一人因拜傳晏丁明皆為大司馬會五日食之變詔問得失舉直言嘉奏曰孝元皇帝溫恭少欲賞賜節約馮貴人以身當熊帝深嘉美之然賜錢五萬而已是時外戚貴人以身當熊帝深嘉水衡見錢多都內錢至四十萬萬雖遭凶年加有羨錢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或帝持諫臣多言燕樂女寵耽酒之害其言甚切終不怨怒臣史有數貶退張放斥就國傳于長傍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幾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惟張去錦繡共皇節儉徽來所以用度不足憂閔元元今始作治而董賢寢廟比當作以用度不足憂閔元元今始作治而董賢

通鑑綱目卷之七 漢書卷之七 七

亦起官寺治大第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為
 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
 三官猶不至此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
 制從此墮壤奢靡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能
 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鄧
 通韓嫣驕貴逸豫不勝情欲卒階罪辜所謂愛之適足
 以害之者也宜節賢寵全安其命上不說社鄰以方正
 對策曰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
 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文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
 三從母必繫子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之禍周
 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春秋災異以指象
 為言語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
 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
 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
 可間今諸外家無賢不肖並侍惟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
 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當拜之日瞻然日食不在前後臨
 事而發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
 視前愈色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願陛下
 如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群生

無不說喜上以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憚不報上
 又徵孔光問以日食事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位次丞
 相王莽既就國杜門自守吏氏上書寬訟莽者百數至
 是賢良周護等對策復深訟莽上於是徵莽還侍太后
 董賢亦以日食沮憂躬之集覽馮貴人以身當慙事詳
 策上乃收晏印綬罷歸第見錢多元帝特賞賜節約故多有見錢少府注見秦二
 世元年水衡注見元帝初元五年徵來所過平聲謂
 帝初被徵召入朝來時所經過處此當作過句此至
 反案王嘉本傳此北當作注此北猶言類類也(舜通)文
 帝之幸臣韓嫣武帝之幸臣禮明三從母必繫子記郊
 特牲篇婦人從人者也初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鄭
 玄注從者謂順其教令也又穀梁傳隱二年禮婦人從
 人者也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
 專行必有從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之禍春
 秋鄭武公伯爵國故曰鄭伯姜氏申國女武公娶之曰
 武姜生莊公及叔段姜氏愛叔段欲立之及莊公即位
 叔段遂反兵敗奔共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
 之危襄王之後母惠后生叔帶叔帶自立晉文公誅之番
 狄人兵入周襄王出居鄭叔帶遂自立晉文公誅之番

象言天象之變震為一句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曾子曰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曾子曰苟有非子亦從之是成父不義也理所不可善則子篤守禮不苟從親善是也

也漢書成贊之可為於邑注於邑短氣也邑如字又烏合反於又音烏非之言其

不是也鏡見猶言鑑察也

後母衣所生子以綿絮負以蓋花絮父察知之欲出後妻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乃止疑即此事謂不從父命出母也孔子嘗稱之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忿邑非之今按文選註猶歎息也楚辭邑管實

作邑管實

書法

是日何捷也哀帝不明所用非人天應之捷如此可不畏哉是故哀帝用丁傅而是日食桓帝徵行而是日大風後樹書昏隋文帝立晉王廣而是日天下地震綱目皆揚是日書之所以著天顯而為世戒也終綱目天地之變書是日三而已

發明

又方書以傳晏丁明為大司馬即書是日日食而能羅曼就第果何及哉亦幾之也

皇太后傳氏崩合葬渭陵號孝元傳皇后

考異

提要書曰合葬

孝元皇后于渭陵

賞實

渭陵注見成帝建始元年

書法

西漢后不書葬此其書何幾也寫為幾之以藩妾合葬則葬書地本始三年哀太后傳氏以藩妾則葬書地是年和太后梁氏以妾母則葬書地永元九年桓后梁氏以不合葬則葬書地唐太后武氏以罪人則葬書地中宗神龍元年憲后郭氏以不合葬則葬書地宗太中二年皆幾也終綱目后葬書地七然則葬書地多矣未有書號其后者此其書孝元傳皇后何幾之幾也卑其祖矣自是又有尊薄太后為高皇后之書哀不足責也世祖亦然惜哉

○孫寵息夫躬以罪免就國○以鮑宣為司隸

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
 父虧明母震動子訛相驚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小
 民正朔日尚恐致敗器物何况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
 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退外親微拜孔光發覺寵躬
 過惡衆庶歎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
 矣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
 未塞者也董賢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
 海內貢賦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
 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
 離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
 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得有得久安者也寵躬
 不宜居國可皆免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以應天心
 建立大政與太平之端上乃徵
 何武彭宣而拜鮑宣為司隸
 集覽 子訛相驚子謂黎
 民也去年關東民
 無故驚走訛言行西王母籌自食於三始正月一日為
 歲之始月之始日之始王嘉本傳作三朝注歲月日之
 朝白虹干日虹蟠踈也沈存中曰徐彥先云虹雨中日
 影也日照雨即有之

之無禮舟亡夫故厚養荊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
 虹為之貫日如海曰白虹兵象日為若也順帝時白虹
 貫日郎顛上章云凡日傍氣
 色白而純者名為白虹貫日
 實 彭宣 陽
 夏人

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

上詔傅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書諫
 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
 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
 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倭幸之臣陛下傾爵位
 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流聞四方皆同
 怨疾里謔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臣驕
 倖用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
 縱嗣未立宜恩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
 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
 初廷尉梁相洽東平王雲獄心疑雲冤欲更覆治尚書
 令鞠譚等以為可許上以為領望兩心幸雲踰冬無討
 賊意免相等皆為廢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材
 行臣竊為朝廷惜之書奏上不能平及封還董賢事上
 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事下將軍中朝者凡

光等劾嘉迷國問上不道請召詣廷尉詔獄少府丞等
以為聖王之於大臣進之以禮退之以義罪惡雖著托
髮關城裸躬受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上從光議詔
假謁者節召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
市以擊地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
市以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詣廷尉廷尉收嘉印綬縛
致都船詔獄吏詰問嘉對曰相得蒙大赦臣竊為國惜賢
慎誠不見其願望阿附復幸得蒙大赦臣竊為國惜賢
負國不空入獄矣嘉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
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
嘉曰賢孔光何武不飲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
死無所恨遂不食啗血而死

集覽

元始中追謚曰忠紹其封
命有德也蔡氏傳曰五服者五等之服也尊甲采章各異所以
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以五等之服而章顯之鞠
譚姓名后稷生不啻不啻生鞠以有文在其手曰鞠其

支孫因氏焉風俗通曰鞠譚或為鞠氏音訛轉耳
論冬案律立春之後不復行刑哀帝謂梁相意欲東平
王雲幸而過冬度可原其罪也仲朝漢書注孟康曰中
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
為中朝丞相已下為外朝仲朝曰案文則中丞皆中朝
臣也蓋時為給事中侍中諸吏之類括髮關絀括結也
被袞也關猶言貫也給其髮以貫囚絀三衣自成帝
時以大司馬大司空與丞相為三公矣蓋不冠蓋徽也
去上聲除去之也冠自囚其首也都船百官表執金
吾屬官有都船都船武軍有三丞掌徵循京師發關公
卿示重慎為句本欲關白公卿以示其重厚謹慎猶當
有以負國如此則君為無罪矣如何先自當以負國之
罪賢不宣主名句絕問
其人各賢與不肖謂誰

書法

苟有誅意於其臣一以殺書之故具官爵姓書

殺

之殺

發明

王嘉為相垂及三年當時董賢之寵如鄭崇孫
寶諸人皆以論諫獲罪蓋帝擁護幸臣不翅

通鑑綱目卷之七十一 漢紀五十四 漢成帝十四年

復嘉之陳列雖明白切當然帝方迷而不復亦何益哉綱目書官書爵書殺亦以深借之也

秋七月以孔光為丞相八月以何武為前將軍彭宣為御

史大夫

上覽王嘉之對思其言故有是命光復故爵

下司隸鮑宣獄髡之

丞相光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更鉤止汝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欲捕從事宣閉門不納遂以距閉使者大不敬不道下獄諸生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會者十人遮丞相自言又守闕上
集覽行園陵行下孟反巡視也帝王書上竟抵宣罪
氏曰墓以栽植草木處謂之園
遮說注樂彥曰橫道而自言曰遮守關守去聲詣也

九月策免大司馬驃騎將軍明就策

明素重王嘉以其死而憐之上方欲極董賢位恨明如此遂策免就第

書法

恨丁明爾其以無罪書之何明聞嘉死而憐之上綱目之筆削審矣

冬十二月以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

以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策曰定爾于公以為漢輔匡正庶事允執其中特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親駕皆侍中奉朝請寵在丁傳之右矣上故令賢私通孔光光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時王氏衰廢惟平阿侯譚子閔為中常侍閔妻父蕭咸望之子也賢父恭慕之欲為子求咸女為婦使閔言之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閔曰董公大司馬冊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閔聞咸言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數曰我家何用

庚申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

時西域凡五十國佩漢印綬者三百七十六人單于宴見群臣在前單于怪董賢年少以問譯上令報曰大司馬年少以世漢既衰矣而匈奴烏孫猶不廢禮而佩印綬者五十餘國雖曰中國榮觀譬猶大木遠條枝葉尚茂而蠹生心腹根幹將顛矣是故聖主專務治內以固

集覽

西域凡五十國曰西域初有二十六國其後稍

其本不勤遠畧而忽近圖其慮深矣分至哀平時凡五十五國皆在匈奴之西北千餘里東南則接漢瓦次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以問譯為句譯通四夷之言者周禮象胥掌傳王之言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注疏云譯陳也陳說內外之言

夏四月晦日食○五月正三公分職董賢為大司馬孔光

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

書法

罷三公官前四年耳於是復置書曰復三公名可也其曰正三公分職何帝教也漢初太尉位

在丞相下武帝始置大司馬然大司馬太尉未嘗並置則大司馬猶太尉也故霍光為大司馬矣而其召議必以丞相為首元平之奏亦必先丞相而後及光哀帝之初師丹始為大司馬後乃用為大司空是三公之序固常有矣今也欲尊重董賢遂復三公而并大司馬於大司徒之上徇私情亂舊章謂之何或

故三人者雖仍舊任而綱目必列序之
若新命者所以病哀帝而愧孔彭也
發明三公分職是矣然皆周六卿之名也董賢為大
司馬孔光彭宣不耻與之同列又且其處其下
宜筆書之不待
貶黜惡自見矣

○六月帝崩

帝睹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即位屢誅大臣欲彊主威
以則武宣然以寵信諛諂僧疾忠直漢業由是遂衰

集覽武宣則武宣以武
帝宣帝為法則

書法賀善贊曰哀帝初政清明多可紀者自七月而
後至建平四年二月以前綱目所書封誅拜斥

凡二以十八其十七皆為傳太后惡傳善也遣王根就
怒也師丹為大司馬以太后惡傳善也遣王根就
國免王况族人欲專用丁傳也免大司馬以不可
尊號也殺馮太后及其弟參以太后舊怨也免大司
空喜亦以不可尊號也以朱博為御史大夫丁明為
大司馬以共謀尊號事也遣博喜歸國以太后怒也

免丞相光廢人以忤太后也以太博為丞相以成
號也免丹為廢人遣王莽就國以抑貶尊號也丞相
傳自殺趙玄滅死論以太后怒傳喜也封傳商侯以
太后怒也其不為太后者十一事耳自四年二月而
後以至於終所書封拜誅斥凡十九其十一皆為董
賢殺鄭崇以諫罷董賢也免孫寶廢人以救鄭崇也
左遷丹將隆以不于董賢兵仗也殺王嘉以遷封賢
詔書也策免下明以憐王嘉也書賜爵閔內侯書封
高安等三侯書以為大司馬書正三公分職皆為董
賢也其不為董賢者八事耳自始至終一私輾轉是
以雖欲內強主威而
漢業卒哀有由然矣

董賢以罪罷即日自殺

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召大司
馬賢問以喪事調度憂懼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
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大
后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
門期門兵皆屬焉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不親醫藥
禁止不得入宮賢詣闕乞冠徒跣謝莽以太后詔

闕下冊收賢印綬罷歸第即日與妻皆自殺家惶恐
 莽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收沒人家
 財四十萬萬父集覽先帝大行謂成帝之喪也大行
 莽與家屬徒合浦注先帝大行謂成帝之喪也大行
 兵符注見周赧王五十七年節注見唐德宗興元元年
 中黃門注見成帝綏和二年期門注見唐成帝鴻嘉元年
 郎期門注一統志云合浦漢之縣名屬合浦郡隋屬合
 郎入焉元仍舊本朝初省入
 石康縣後復置改屬廉州府

書法

於是策收賢印綬不書罪之也然則帝崩矣孰
 其不書何賢罪大矣以為其罷也自取之
 耳至以莽為大司馬然後書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獨
 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以為惠昭之世外戚持權
 幾危社稷今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
 戚持權觀疎相錯為國計便於是武舉祿而祿亦舉武

太皇太后自用莽為
 大司馬領尚書事

書法

書太皇太后居攝踐阼則書太后弟孺子為大司馬則
 皇帝則亦書太皇太后詔所以歸其責於太后也

發明

不直曰以莽為大司馬而必揭太皇太后書之
 者明莽之得權由太皇太后授之也他日授璽
 於地半
 何及乎

秋七月迎中山王箕子為嗣

太皇太后與莽議遣車騎
 將軍王舜使持節迎之

書法

孰迎之太后與莽也西漢書迎者三末有不書
 迎之者恒書諸大臣賀書大將軍光承皇太后詔

病已蒙上文率群臣奏太后皆公辭也此其不書何
 箕子於是九歲耳莽所利也上書太皇太后以王莽
 為大司馬領尚書事下書迎中山王箕子為嗣則亦
 象上文而已然則玄孫嬰書皇太子此書為嗣何

子於哀帝弟也兩漢書迎立十詳呂氏辛酉年終綱目書為嗣二箕子唐豫王且

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

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以皇太后前與女弟昭儀專寵錮寢殘滅繼嗣貶為孝成皇后徙居北宮

集覽

錮寢錮禁錮也錮寢專房之義也

書法 綱目太后書貶一而已矣傳丁書追貶不與焉

徙孝哀皇后於桂宮追貶傳太后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

為丁姬

莽又白太皇太后下詔以定陶太后背恩忘本專恣不軌徙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傳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獨下詔褒揚傳喜曰高武侯喜恣性端慤論議忠直不順指從邪以故斥逐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又貶傳太后號為定陶共

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

書法 太后遷辭二太后遷某宮者順辭也遷太后于某宮者逆辭也傳后未聞失德也而徙之逆矣其曰孝哀皇后則不以為母云耳至廢就其園自殺甚哉

以甄邯為侍中策免將軍何武公孫祿遣紅陽侯王立就

國

莽以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諸素所不說者皆傳致其罪為請奏草令邯以太后指風光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官就國董宏子武父為佞邪奪爵母將隆前治中山獄寃陷無辜張由誣告骨肉史立丁玄陷人入大辟趙昌諸害鄭崇皆免為廢人徙合浦中山獄本立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擠之紅陽侯立雖不居位莽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復令光奏立罪惡請遣就國太后不聽莽曰漢世比世

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
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群下傾邪亂從此起太后不得
已遣立莽之所以協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拔
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莽色厲而言方
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
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集覽傳致其罪漢書傳讀曰附
於罪狀武父董宏之子名也父音甫張由誣告骨肉張
由素有狂易病病發誣告馮太后祝詛上及傳太后事
在建平元年

八月廢孝成孝哀皇后就其園皆自殺○策免大司空宣
遣就國

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印綬乞骸骨歸鄉里莽白太后
策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
居國數年薨班固曰彭宣見
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以王崇為大司空○九月中山王箕子即位

年九

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

書法特筆也書百官總已以聽始此終綱目書總已
以聽三年王莽薨帝幸和二年鄧彪晉惠帝

惟鄧彪無責焉

發明亂臣賊子其篡竊必非一日觀綱目所書百官
總已以聽之詞則知莽之移國其所由來者漸

矣履霜堅冰
至豈不信哉

○以孔光為帝太傅馬宮為大司徒

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止書乞骸骨莽白太后
徙光為帝太傅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
以馬宮為大司徒
集覽供養行內供養並去聲類師古曰行
內謂行在所之內中猶言禁中也

語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今按此說

察內署之門戶也省息質實馬宮東海滅人

冬十月葬義陵質實一統志云義陵在西

孝平皇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二月

以孔光為太師王莽為太保甄豐為少傅王莽為太傅號

安漢公褒賞宗室群臣考證當作王莽

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莽白

太后以薦宗廟於是群臣盛陳莽功德宜賜號曰安漢

公益戶壽爵邑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

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寢置臣莽

固讓數四稱疾不起太后乃詔光為太師舜為太保豐

為少傅耶封承陽侯莽尚未起群臣復上言宜以時加

賞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以莽為太傅幹四

輔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為皇恐

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

宗室群臣立東平王開明又立中山王成都奉孝于後

封宣帝耳孫三十六人為侯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

內侯與子而有孫若同共子者皆得以為嗣宗室屬未

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吏以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

一與之終其身下及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又

風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詔曰

自今以來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

二千石及茂才吏初除奏事者引入近署對安漢公考

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

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類集覽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越裳

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集覽南方遠國名在交趾南周

成王時嘗重九譯獻白雉重九譯注見武帝元狩元年

輔謂太師注見宣帝地節二年幹四輔之事幹讀曰管四

輔有過事注云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此我而相

以謂之輔拂我而相之謂之弼疑疑其前丞承其後耳

孫應劭曰玄孫之子也言去其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

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玄孫之曾孫也顏師古曰

耳孫諸說不同據平帝本紀及諸侯王系梁孝在玄

漢書卷之七
漢平帝元始二年

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於單于云烏
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魯孫是也然案爾雅曾孫之
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
子為仍孫從已而數是為八葉則與晉說相符也仍耳
聲相近蓋
質實 一統志云承陽漢之縣名屬長沙國東
里七十

置羲和官 **質實** 羲和官名注見新 ○夏五月朔日食○拜

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 **考異** 帝字羨按順帝永建二年

后質帝本初元年書尊母重氏為真因貴人皆無帝字
建寧元年書尊母重氏為真因貴人皆無帝字
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
自貴外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宜明一統
之義以我前事為後代法乃遣使即拜帝母衛姬為中
山孝王后賜帝舅竇文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
師申屠剛以直言對策曰聖主始免強從至親分離漢
家之制雖此英賢猶接姻戚親疎相錯杜塞間隙誠宜

亞遣使者設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今特朝見文名馮衛
二族裁與元職使符執執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上
安社稷下全保傳莽令太后詔剛
辭經妄說違背大義罷歸田里 **質實** 申屠剛

封公子寬為褒魯侯孔均為褒成侯 **質實** 孔均魯人孔子

縣名注見楚
義帝元年

以奉周公孔子之祠
寬魯頃公之後也

書法 奉周公孔子也奉周孔乃始此自是終綱目書
宗聖侯宋英年元魏以孔乘為崇聖大夫齊主申
年魏修周孔之祀齊乙亥年魏封孔子後為崇聖侯
唐玄宗開元二十年
七年謚文宣王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

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王莽
欲耀威德故厚遺其王令遣使貢獻
集覽 黃支南方遠
國名在日

戊子

之南去長
安三萬里

越雋郡上黃龍游江中

實實

越雋郡注見武
帝元鼎六年

大師光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曹
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有不相說者於經典
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群臣同聲得
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甄亦即時承制罷議者會
劾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寶對如章坐免終於家

書法

上者何疑辭也若曰其所以之辭云爾終引
年書言皆疑之辭也

帝更名衍

集覽

衍苦且反

○大司空崇免以甄豐為大司空

紹封宗室及功臣後為王侯者百餘人○大旱蝗

王莽白太后宜衣繒負暄以示天下莽亦素食上書願
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

皆效
慕焉

隕石于鉅鹿

實實

鉅鹿郡名注見
靈帝中平二年

○大夫龔勝那漢罷

歸考

提要漏
歸字

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太中大夫琅邪那漢以王莽專政
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願大
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遣之梅福
亦知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人傳以為仙
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

集覽

那漢姓名
那音丙

書法

有書請老遣歸者矣有書謝病歸者矣此其不
神乎二子之謂矣終綱
目直書罷歸者一而已

發明

孔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當是時也莽
賊竊柄篡勢已成此仕於朝者從之則有失節
之羞違之則有殺戮之禍二子在漢雖位非三事然
亦食其祿矣扶顛持危既無所用其力獨有從容

退度幾保全臣節爾綱目於此不曰陸大夫龔勝那
漢而曰大夫龔勝那漢罷歸者所以見二子之去非
朝廷逐之乃二子自去也然則二子可謂有
見幾之智繫身之美異乎孔光輩所為矣

秋九月晦日食。匈奴單于遣女入侍太皇太后

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
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覽王昭君之女須卜居次云須卜虜復姓居次云其
須卜氏索隱曰須卜氏主欲訟正義
曰漢書云須卜氏常與單于為婚姻

頒四條於匈奴

車師後王姑句去胡來王唐兜亡降匈奴單于受之
書言狀詔遣使責讓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
因請其罪莽不聽詔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以示之乃
造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
國風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
使難函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固宣帝所為約東封函

遂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
單于上書更名曰知莽大說曰遣使答諭厚賜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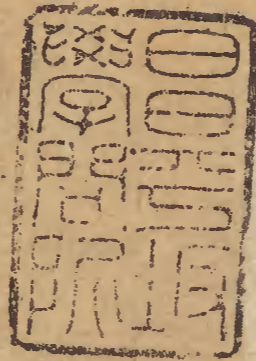
覽車師後王姑句車師西域國名有前王後王各
姑句即前王之父也句音鉤注見武帝元鼎二年車

師前王庭(去胡來王唐兜)去胡來西域國名唐兜其王
之名也或曰唐兜本其國之號今號曰去胡來者義取
去胡而來降漢也(函封)
函胡岳反置也東漢也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七

通鑑綱目卷之七



文政三卯

文政三卯
三月廿七日
...

